

軍事小說

卷下

英德戰爭未來記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印行

小軍事  
說

# 英德戰爭未來記下目次

第十七章 西歐非特之陷落

第十八章 倫敦之民情

第十九章 倫敦外郭之戰

第二十章 倫敦之失守

第二十一章 戰爭談

第二十二章 德軍之銀行劫掠

第二十三章 他日之海戰史

第二十四章 泰姆士河南之形勢

第二十五章 南倫敦之防禦

第二十六章 占領地之生活狀態

第二十七章 小龍堆及愛令墩之反亂

英德戰爭未來記下 目次

31702



第二十八章 自由恢復之激鬪

第二十九章 曷大陸橋上之光景

第三十章 英軍大勝

第三十一章 倫敦之虐殺

第三十二章 戰局之結束



軍事小說 英德戰爭未來記下

英國衛梨雅原著

東海覺我譯述

吳門天笑校補

第十七章 西歐非特之陷落

倫敦城裏。那時又得着了九月八日。從西歐非特市來的報告。原來在紐霍屯及格利武兩處地方上岸的德國兵第八軍團。現在占據了菱角市。他的先鋒隊。已老遠的直冲到西方的伊詩。那柏靈恩少將所統帶的騎兵旅團。亦在羅利河附近窺探。又有騎兵直向北方柏脫利與在谷爾市的第七軍團。互相聯絡。我們的約孟里馬隊。亦向北方探敵。好幾次遇見了德國的前鋒。打了幾次小仗。有一夜。聯合下騎兵自行軍隊獨立步兵隊。一齊殺進。雖然把先鋒隊打敗了。到了大營所在。卻是層層周密。無隙可乘。不得已。祇能退回來。加之。天工不做美。出兵的時候。已在晚上。氣候驟變。濃雲密布。做那偷營劫寨的勾當。再好也。沒有。不料。打到要緊。辰光大雷大雨。

傾盆價倒下。稍低窪可隱身的地方。立刻成了。小河空中。掣電的閃光。正是萬道金蛇。令人目眩。便不能不退後了。最可憐的是市上的居民。現在已危險到萬分。如何能睡得着。就是這種大雷雨市街上。往來奔走聚議的人。尚且不計其數哩。西歐非特地方。已到了各處的警報。知道禮拜日那天。已到處開戰了。這八日的夜半。敵人便在那伊思墩的東方。配上大礮數百門。俯瞰羅剎河。我防兵的中堅陣地。已在礮界線內。又因當夜的大雨。那東河的水。一時洩瀉不及。便比隄岸高了幾寸。我軍固然受累。但是敵人亦未見得有益。想要拖泥帶水的渡河。便更難了。第二日。即九月九日。天尚未明。好伊思墩那邊。已隱隱聞得礮聲了。距我們的陣地。不過六千碼。敵人的攻城礮。陸續打來。爆發的時候。綠黃色煙漲起。天半光景。實在可怕。過了五十分鐘。方聽見我們的礮隊還礮了。但尚未知敵礮的所在。又在雨中。不過禮無不答。打幾彈。便了。我們的軍隊。多半是義勇兵及民兵。人家看來。不免是烏合之衆。沒有什麼能耐。到了臨陣時候。激於忠義。誓死不退。却令人可敬可愛。可惜的終竟吃了。

沒。有。熟。練。的。虧。不。能。打。破。敵。人。的。礮。隊。而。敵。人。的。礮。隊。却。着。着。進。步。保。護。着。步。兵。進。攻。不。多。幾。時。那。南。方。也。有。礮。聲。了。想。來。是。第。八。軍。團。的。礮。兵。在。立。英。沙。附。近。渡。河。所。以。利。支。敵。威。一。帶。高。地。佈。了。礮。兵。陣。地。這。箇。礮。隊。可。以。擊。我。的。烏。德。好。斯。直。到。加。德。克。利。一。帶。防。地。我。們。的。兵。隊。便。受。非。常。的。危。險。開。戰。後。約。有。二。點。鐘。敵。軍。便。從。背。後。襲。來。就。是。他。的。第。十。三。師。團。從。德。加。討。大。路。襲。來。占。據。了。陸。塞。渡。過。河。便。直。向。我。後。隊。殺。來。渡。河。的。時。候。雖。受。了。不。少。損。害。因。爲。我。軍。的。防。兵。距。河。遠。近。勻。計。不。過。一。碼。不。論。鎗。礮。都。能。命。中。敵。軍。死。傷。的。實。在。許。多。他。們。救。護。傷。亡。兵。非。常。靈。捷。遺。棄。在。戰。場。上。的。却。不。多。不。過。十。分。之。一。罷。了。再。有。第。十。四。師。團。加。入。終。不。能。將。渡。河。兵。擊。退。敵。兵。渡。河。來。從。吼。屯。至。烏。德。好。斯。守。住。了。一。帶。高。地。暫。時。休。息。準。備。進。攻。我。軍。的。防。地。遂。彎。如。新。月。敵。人。的。元。帥。將。要。發。下。總。攻。擊。的。命。令。來。了。敵。人。第。七。軍。團。的。騎。兵。屯。紮。在。克。利。司。堡。若。我。兵。敗。下。來。這。起。馬。隊。便。可。直。沖。過。來。第。八。軍。團。的。騎。兵。屯。紮。在。厄。金。登。南。方。的。低。處。咳！照。此。算。來。敵。軍。的。計。畫。一。點。沒。有。錯。我。們。在。西。歐。非。特。

的軍隊。便不能不退了。現在軍隊多用了無煙火藥。敵礮隊要觀察我軍的陣地。非常容易。步兵便可步步逼來。第七軍團專攻加德克利。第八軍團專攻烏德好斯。我軍分頭迎戰。無奈敵兵過多。機器快礮及鎗彈到後。一箇倒地。便有。三箇人。立刻補上。覺得愈打愈多。敵人的陸戰隊。本是馳名世界。不管死傷的人馬有多少。這進攻的目的。一定要達到。纔肯罷手。援兵刻刻由後隊送來。攻打一次。便躍進一程。和我們的散開兵隊。漸逼漸近。到了實在不能支持的時候。我司令官便發令從西歐非特退後。一霎時退後的喇叭令傳出。那分隊兵官的叫子。接着吹起。便全隊都知道。了。不料陣勢一走動。敵兵便亡命的沖鋒。一時措手不及。後退的大路上。却歇下許多救護車。裝載貨物車。層層疊疊的排列。一刻兒如何轉身得及。便亂得箇一塌糊塗。這時候。敵騎隊早已潑風價逼來。雖有幾箇散隊。轉身迎敵。心慌手亂。如何能敵得住。便二千五百多兵士。棄械投降了敵人。又有一分隊。從南方抄襲。直入西歐非特市。驅逐市中的兵隊。我兵慌亂。便四散落荒的潰走了。西歐非特市便全歸敵軍。

掌握敵軍由此再進攻曼識特。是一定無疑的了。

## 第十八章 倫敦之民情

九月九日。係第二箇禮拜。徐席馬將軍領了兵隊。在西歐非特市內打敗了。這箇信息。傳至倫敦。人人知道這大禍臨頭了。向來口頭傳誦的「英國人者英國的人也」如今是實在不錯。除掉英國再可以逃到什麼地方。皇皇大國民可以揭起順民旗。甘做那二三重的奴隸不成。這種生死關係的恐慌。如何可以矯情鎮靜得來。敵人兩箇軍團直向世界第一名都的倫敦殺來。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北方的軍隊。數日前。尚且散在各處。能抵當些什麼。上下兩議院。倉皇召集。可笑下議院中。於向來的自殺政策。極力辯護。大聲演說。以制服那激烈派議員的咆哮。究竟政府黨自己評判自己。這重大的貽誤。實亦不能辭其咎。兩院的議會。每夜間。直至早晨。通宵的會議。他們對於陸軍部尚書。許多的詰問。那陸軍尚書。回答的話。不說現在已經在那裏預備。便說不要慌。到後的勝利。終竟。是我們的。卽有那激烈的議員。說照

現狀看來。未免做不到罷。他也含含糊糊不聲響了。從戰地來的電報。刻刻飛來。大概好消息少。壞消息多。國家到了絕望黑闇惡運的地位。議會的辯論爭執。實亦無補於事。鬧上幾日。他們也知道倫敦是保不住太平的。便於九月七日議會中提議。當場決議。即於次日就是九月八日禮拜六這天。大家坐了大西鐵路的火車。將那上下兩院的議員立法行政的主腦出了倫敦市街。向西直移到布列斯多市中的孔爾丹堡安插下了。議會一動。人心恟恟。再也禁遏不住。次日又傳到西歐非特的敗耗。那些無知識的下等社會。在林五公園不期而到。成一大團。痛罵政府及大臣。中間夾入外國人。從旁煽動。這些外國人。便是德國雇下的奸細。一時人聲嘈雜。瞬息間好像元宵煙火。猛力噴發。誰也禁不住。又像大風捲那落葉。便一陣闕出了公園。把那就近的一所高樓。放起火來。頓時烈焰飛騰。投入些搶來的火油箱子。黑煙漲天。轟轟烈烈的燒起來。也有大聲喝采的。也有彼此呼喚的。吵得馬仰人翻。高樓的窗口。火舌掙出來。一色緋紅。便令膽小的人。嚇得魂不附體。亂躲亂逃。列位要

曉得社會的秩序是亂不得的。亂了以後，要平下來，狠不容易。倫敦這箇時候，正是亂到極點。這些哄鬧人的中間，也有落班的警察，也有救火隊的人，也有做工的人，也有流氓，如何禁止得來。又有許多忠厚無用的人，以及婦女孩童，只有不住口的上帝啊，保佑我們啊，早早停戰啊，他們餓發極了，便成羣結隊，南端走至北頭，東街穿入西巷，有物便搶，也顧不得廉恥，講不到你我。最先發動的是倫敦市的東部，鬧得無法無天。駐紮在船廠附近防營，冷不防被這些人一擁入內，搶劫一空。器具糧食，都到了他們手裏。一有了兵器，膽更大了，隨處威嚇人，擄掠人，入他的黨羽。壯他的聲勢。他們的宣告，以爲「敵人襲來，總是一箇破壞。我們若不打算趁此動手，不待敵人到來，我們挨不過饑餓，早沒有命了。」不消半日，早弄得神嚎鬼哭，不成箇樣子。回想一禮拜前，尙是萬家燈火，歌舞昇平，便是神仙也揣不到。不上十日，便亂成這箇局面。他們流氓的消息，也狠靈通。第二日，倫敦的南部，也在那裏發作了。警察長領了全班警察，出來彈壓。苦苦的勸諭，一轉背，依然吵亂。站立的一兩箇警察。

濟什麼事。早趕得無影無蹤。市長在那市廳的塔上大聲演說。勸告市民。切勿暴動。灑血淚的警誠。到底沒有什麼效用。報紙上面也是痛切的說。這種舉動。如何的不合理。敗壞軍國大紀。此等暴亂行爲。國家便當以兵力鎮壓之。但是說者自說。做者自做。倫敦地方。既然擾亂至此。所差一着的。就是敵人沒有到了。一旦敵騎飛來。內闕未靖。不到敵人手中。再待什麼。英國的成功。早已絕望。全部市民靜冷的態度。早已消失。人心皇皇。倫敦市街上。到處都有人演說。指斥海陸軍縮減案的。不是政府。於前日大錯特錯。一般拍手喝采的人。轟然大震。又說不久倫敦要陷落了。究竟最重大的制海權。落在德國人手內。可笑這海軍部。尙書。在人前演說。道不消幾日。海上的制海權。定然歸入英人手內。再沒有人肯信這箇話了。咳！說也可憐。倫敦這幾天。要算世界文明史中。從來沒有的事。最可惡的。便是賣報的小童。不住在大街小巷穿來穿去。口內喊着傳單！傳單！手中搖着鈴。人家聽來。好像在那裏咒罵英國一般。因爲他們傳來的消息。總未曾有好的。不住的敵軍。在黑陸及谷爾上。

岸了！歐塞克敗退了。！科兒澱退守了。！爹爾姆失陷了。！如今又在那裏喊西歐非特被敵人占據了。！正令聞者心慌。聽者意亂。市街上砂塵蔽空。人走的路。以及車子走的路。再沒有一點清明氣象。戲院下鎖。教堂常開。聖路德聖保羅的大教堂。從朝至暮。由夜徹旦。再沒有關門的機會。大都是英軍的家族。在那裏祈禱。天主保佑那隸海陸軍籍的軍人。早早恢復國權。平安歸家。這種幽咽悲痛的聲息。慘澹哀苦的面容。正是不堪入耳。不堪寓目。這時有錢的人。說得到免了饑餓。那無錢的窮人。便連那尋常的黑麵包及水。多有些不周全了。僅鬧上七八天。便到這箇田地。後面的日子。却算不出再有幾日便好了。你想能够叫他們不慌亂呢。

### 第十九章 倫敦外郭之戰

在英國北方各處。中部各處。德國上岸的兵。是人人知道的了。徐席馬將軍在曼識特市前面的防守。亨利名希白德姓將軍在伯明感市前面的防守。多被那勇敢的德兵占領了去。然而德國司令官哥倫罕姆的重要目的。却不在這幾處。這幾處不

過是入手的辦法便了。他的重要目的，便是直趨倫敦。占據了英國京城的倫敦，纔能滿意。這箇時候，想也不甚遠了。因爲英國兵從爹爾姆敗走後，白第德卿便從盧墩退至倫敦防守線。這裏的防守線，正是非同小可。十多天工夫，倫敦市附近的老小男女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渾身血汗都放在上頭。要曉得這裏是箇京城，全國的命脈，不是要的上至內閣大臣，下而販夫走卒，講到平日的政治意見，或者有些不對，至於抵禦外人保全國家，再沒有箇昏蛋糊塗說一句兩樣的話。再有一件好處，便是說得到，做得到。譬如一箇人，正是箇言行相符的君子，不是那識真病賣假藥的遊方醫生。啊，看他東面，從顛踏里起，迤西至白森，倫敦驛，格爾倍屯，歐賓谷，顛沙一帶，就那銀行及人家的牆壁中間，接連了成了掩堡。就那棘籬街旁的樹列，成了鹿角。那平坦沒有隱蔽的所在，用那南非洲戰爭婆阿人的老法子，掘了，既深且廣的濠塹，掩堡的裏面，便架上了礮。派上預備兵，看守各要處，就令那老少男女工人輪番的瞭望。這守禦線，就在倫敦地方，成了箇大圓圈。地下，隨處埋了地雷。從

烏爾衛、喀脫、拋支毛詩、寶龐堡各處。連到的四寸六寸七寸半的礮。分段排定了。看來。居然是旌旆飛揚。壁壘整肅。講到守這要塞的兵士。第一層便沒有年齡的限制。大約只要動得手的人。便召集在軍中。人數却驟然添了許多。他們却不能空手抵禦的。有了人。第二層就要鎗械彈藥。這却是一時添不出許多。便只能勉強湊用。不免覺得缺乏了。第三層更沒有法想的。是軍服。據那兵事上有經驗的人說。軍服是軍隊的精神。參差不一律。是兵家的大忌。霎時間如何來得及置備。只能够將就的了。這幾層和哥倫罕姆將軍所領的兵隊比較。却差得多了。好像一箇人體。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沒有什麼不如意的地方。又像一部機器。司令官便時汽鍋。只要生出汽來。那相連的鞴。輪軸。槓。沒有什麼不運動的。所在他們浩浩蕩蕩殺奔前來。防地的前面。邀擊軍隊却不多。到九月十一十二日。倫敦的防守。要算完備了。各處調來的兵士。却有十五萬。大礮多配在防線的北部。東部義勇兵及義勇礮隊。多分紮在要害。以擋住德兵的來路。十三日。更有第一第五兩軍團的軍隊到了。這要塞

東部的兵力更加厚了。但是這箇兵隊就是在麥爾姆堡打了敗仗退下來的。總之倫敦這時的情形。正似釜中的水。釜底熱度漸到了沸騰時候了。揣度敵軍的來路。必然打破巴令要塞。便直趨倫敦的正中。果然如此。須將向西的白蒂德卿兵隊。馬上調回纔行。若然呆守在那裏。哥倫罕姆的兵隊一到。便將中間隔斷。成了孤注了。咳。九月十三這天。將來在歷史上。定然成了英國很大的紀念日。白蒂德卿軍隊既然調回。他的部下。大半是乘馬步兵。今接了退兵的命令。知道以前的計畫。是沒有效力的了。所慮者。我兵一動。那斐列筆將軍統帶的騎兵。便要直襲過來。就是退兵。却不容易。便令一隊乘馬步兵。從東面向東北斜路拓開伏下。不論高地。或者低地。擇地駐紮。以邀擊那追兵。大營即乘夜拔營而退。及至德兵聞信趕來。被伏兵殺了一陣。又在黑夜進兵的道路。究沒有英人的熟悉。英兵後隊的輕礮重礮。已據險分守。步兵裝鎗。專待德騎襲來。德騎兵便不敢深入。怕吃了虧。駐馬待後隊的步兵前來。及至合隊再行前進。英軍早已去遠。相距有十數里了。是夜十點三十分鐘。塞飛

龍華屯英軍安全退回。約一點鐘以後，全軍便由四條鐵路到了松蔴列地。那末次的火車一到，便把架在前面河上的鐵橋拆斷，以防德國兵從鐵路上來。原來英國大東鐵道的路線，有兩座橋。其一座橋，爲大木軍隊所防守。這一座橋，便交代從塞飛龍華屯退下的兵隊防守了。橋的所在，橫亘在松蔴列地及黑陸的中間。隔了不多幾時，便有德國的近衛機器兵，運着四寸半野礮，及架橋材料前來。是預備修復橋梁。輸運兵隊的。兵隊一到，便留一隊在火車站附近，留二隊在黑陸的村落附近，以爲進攻的基礎。一面即動工修橋。餘下五箇部隊，却攜了四尊重礮野礮，向北面抄轉。踞了大林墩。及其北一帶高地。將礮運至高處，安放下了。選定了陣地。尙在天未明午前三點鐘的時候。隔不多時，便有三箇聯隊動工。而陸騰伯爵，已張散兵線在黑得堡。以保護造橋的工程隊。這時候的英國兵，只有司格脫衛兵一隊。占着絕好地位。在爹爾姆堡大路中間散開。有四箇野礮。可以把德國工程隊及保護隊。妨害他的運動。一面可與大木的大營聯絡。大木的大營裏面，派一隊到白突飛森林。

的北端。派立英大隊在大木營前面散開。又派義勇兵軍團橫斷大可漢以東的道路。向左翼展開。這三箇兵隊。就是暗暗派遣的大木本營的主力部隊。隔開前敵的戰場。尙且遠在四里以外。英國兵這樣遲鈍的運動。不曉得德國主力兵已經兼程並進。直到倫敦外郭的防禦界線。工程隊已日夜加工。修復鐵路橋梁。以便運送兵隊。而爲同時進攻的預備。蓋一轉瞬間。倫敦已在重圍之中了。

## 第二十章 倫敦之失守

倫敦外郭的戰備。不能不叫做嚴密萬分。然而德國兵的進攻。却也是壯往無匹。俗語說的強中更有強中手。前前後後直打至第九日夜間。勝負漸漸定了。這時半彎明月。出沒雲間。青白色的月光。和那暗紅色的火光。高低映射。這種慘澹光景。已令人不堪入目。何況南方一帶。從罕浦到黑內登。屍骸遍地。血灑沙場。那些爲國盡忠的戰士。仰臥的也有。側睡的也有。合仆的也有。更有那着礮彈的人。或是去了臂膊。或是失了大腿。或者沒有了上半截。或者沒有了下半身。橫騎直臥。血肉淋漓。戰爭

的慘禍。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般的結果。說來也是傷心。但是身臨其境的國民當日目覩慘狀。却只有激怒的時候。沒有畏懼的分數。只有爲同胞報仇的志氣。沒有爲自己保全的心腸。看官不信。試問軍營中人。他們把生死兩箇字放在心上麼。便知道在下不是瞎說了。閑言漫敘。且說德國進攻的兵。已停戰了。靜悄悄地。鴉雀無聲。只有那西方尚有最輕的礮聲。可知道追兵走得遠了。倫敦經了這次大戰。已被德兵包圍了一半。德國元帥哥倫罕姆。却一箇人不帶。離了營帳。獨立在罕浦那裏的小山頂上。察看那遠處的礮火。這箇元帥。身長膽大。高鼻巨髯。平時沈默。不苟言笑。德意志皇帝嘗比之已故的毛奇將軍。歐洲大陸的軍人。殆無有出其右者。自從開戰以來。常令參謀幕賓等吃驚。每每出其不意的自己巡視步哨。又常常冒險直闖至前敵。今夜這一箇人立在箇小邱之上。在那裏探望他的部下士官。只見他們辛苦了數日。除了守更放哨的兵外。早已瞢騰入夢。睡得如死鼠一般。哥元帥却從早晨飲了一杯咖啡以後。忙得飯都沒有入口。不過飲了幾次水瓶中的水。到了這

箇時候。尚且精神奕奕。這也是人家及得到的麼。從朝至暮。從本國來的電報。以及各陣地來的電話報告。總是默默的讀着。靜靜的聽着。隨時發出覆電。傳出軍令。正是周規折矩。一絲不亂。這時候正在規畫明日一舉入倫敦的法子。當露冷星稀的深夜。約費了三四箇時間。方將大局定妥了。回到營中。假寐了片刻。早已次日的拂曉。喇叭一聲。兵弁俱起。飽殮了早膳。準備廝殺。便見有一隊德國兵。奉令從斯亨雅路下魯詩令山。直向黑李爾山進發。這裏堅守的英兵。便開戰。有裝在屋內的一門機器礮。非常得力。接連轟發。死了德兵無算。就是威名素著的衛之第少佐。也陣亡了。僅五分鐘。這市街上。竟是血流成河。死屍山積。德兵終不退。且望着機器礮的屋內。肉薄進來。不上一刻。竟被擁進了多少人。一門得力的機器礮。便擄去了。且來了無數的工程隊。是專門拆壞防具的。牆倒下了。鹿角拔去了。濠填平了。雖然英兵放鎗。打死了不少。這一處要隘。終被德人占據了去。德兵便分了三隊。一隊向爹可夫阿路進攻。正是步步荆棘。樓窗上大門內。都有那英軍的鎗彈發出。死的人實在不

少他們憤怒到極點。只要是英國人被他們見了。無論穿軍服不穿軍服。有兵器沒有兵器。總以殺死爲止。以雪那同胞被殺的憤。加以步兵的冲鋒狙擊。這兩項是平日練就的好身手。所以步步進逼。到了最後。英兵終沒有將他們打退。却也沒有一箇人降敵。沒有一箇人退後。把那力量總用盡爲止。另一隊向劍鐵道的兵。他們的結果。也和這邊一般無二。一隊英國市民的義勇兵。沒有一箇人得免。好龍威路那裏一切的防具。被德兵先用砲轟壞了。德兵擁進來。死傷的數目。却比前兩處更多。一由英人死力的抵抗。一由這裏却有二門機器砲。德國兵竟被打退。及至第二次來攻。拚命上前。各人手執爆彈。投入英兵中間。因此英兵死了許多。房子又燄騰騰地的燒起來了。在那裏的狙擊隊。便不能不退出來。這種惡鬪。就是十分訓練的軍隊。到了臨時。恐也不免慌張。何況沒有經驗的市民。自然敗下來了。敵人的工兵。便趕緊修好了路。以便常勝的格塞兒軍隊進行。在金谷沙郎路的德兵也敗退了。這路的市民。不論男女老小。皆執兵器拒敵。當德兵進攻的時候。他們派一隊從側面

直殺將來。敵兵出其不意。便向孟綠街退去。兩隊合力追擊。却殺了德兵不少。輿的樓路旗路。這兩處雖有英兵死守着。兩邊互有殺傷。後來終被機器砲爆裂彈炸燬了。在黑陸路附近。有二三千市民。爲敵軍所圍。或以鎗。或以刀。殺得寸草不留。血流成河。德國人亦爲英民奮死相殺。傷亡了不少。倫敦的婦人。他們深恨德國人破了家庭樂事。都如發狂一般。那嬌嬌婀娜的態度。變爲慘酷殘虐的舉動。見了德國人。便拚箇你死我活。在下瞎說一句。到了戰爭時候。實在沒有什麼天理人情可言。彼此都是惡狠狠地。再沒有一點慈悲心腸。無論文明野蠻。都是如此。什麼不重傷不禽二毛。正是馱子的說話。所謂忠勇的國民。是決不出此的。如今且再說一句公平話。倫敦的防守。不算得不嚴密。到底被德兵打勝了。實在的吃虧。就在衆寡不敵四箇字。各處算來。固然有勝有敗。從最後結果看來。却又英軍敗了。毫無疑義。因爲德兵已破了外圍。直向大都會的中央進攻了。如今且將哥倫罕姆元帥進兵計策。表明一回。列位便不致頭緒紊亂了。原來從罕浦輿的樓路進兵的。便入立遜公園。

布陣。從嘉姆頭、加列的厄、好龍威路進軍的。便抄過可詩墩、及惡可斯堡街。而入黑得公園。便互孟婆的。至南琛橋布陣。從波路、羅馬路、伊詩篤因路、皮可脫、巴高路、孟綠路、金谷沙耶路來的。匯集在市街中。又經過金谷沙耶路。由愛德芒通來的軍隊。便過曷爾脫街、及克拉根衛。而駐守在威令谷、與烏米尼德的十字路口。德兵的本隊。則駐紮在倫敦市廳前。第四軍團長官葛列屏。第八師團長米白篩中將。及騎兵隊司令官斐列利三人。直叩市廳的門。而見倫敦市長薩克老名哈利生。姓倫敦市民。無關係的人。早走一箇空。市長是有職守的。早穿着禮服。候在那裏。沒有逃走。當時接進三人。讓至議事室坐下。這一間室內。非同小可。關於英國向來的太平幸福。許多重要問題。都在這裏研究。決議施行。這箇倫敦全市的代表。哈利生市長。是一箇身。高背闊。肌肉豐腴的白髮老人。看他的面色。就曉得已經歷練了多少艱難。支持過國家大事。這天是大局已壞。孤掌難鳴。那神氣中間。帶着抑鬱悲憤的樣子。自不消說。當時對着那強敵的來賓。一言不發。那葛列屏將軍。操着純熟的英語。寒暄

數語。便開言道。市長閣下。有事奉商。哥倫罕姆元帥。因爲不久便要講和訂約。倫敦市中一切行動。不能不有人到我們那裏。幫助辦理。特派下官過來奉邀。這一句是好看話。簡直說就是要把市長看管起來。市長豈有不知道的。失驚道。咦！如此說來。閣下是奉命來捕我的了。葛笑道。不是！請市長不必過慮。不過請閣下一行。我們就派人過來。替閣下守門。外面狠亂。請閣下。勿再出外。如有來往信件。守門人自能替閣下料理一切。請閣下放心。市長道。山妻小兒等如何。葛道。尊闔及公子。如須避難。請立刻啓行。我們派人送出倫敦。并請貴政府照料。想定妥貼。實在兵營中間。有什麼危險。是保不定的。總以避去爲是。市長也就無語。便把禮服脫下。交與僕人。這箇就是從此算德國捕虜的意思。不能行。市長職權中。事任憑德國指揮。便不是市長。便不能穿這種禮服了。葛列屏將軍。因前幾日打仗。英國兵將實在死了不少。便立起向市長述了弔詞。無非是爲國盡忠。足爲軍人矜式。令人生敬。這一派貓兒哭老鼠的套話。後來便與市長商議。先將哥元帥委任書。請市長看了。便請市長發

出告示勸諭倫敦市民禁止抵抗。勿再與德兵對敵。以保存身家。商議至一點多鐘纔算完結。這時候守門兵也來了。德國的國旗便高扯旗竿上。扯旗上去。便有德國軍隊。高呼帝國萬歲。那面英國旗不曉得是偶然。再是有意。已丟在地上。被人踐踏。這些兵卒看見了一擁上前。你搶我奪。兵弁在那裏。喝止也沒有聽見。早已扯得粉碎。你一片我一角。當寶貝一樣放好了。以爲最好的紀念物哩。這時格塞兒軍隊非常歡喜。也有呼萬歲的。也有唱國歌的。正是興高采烈。街路中縱橫馳騁。都是德國人。再不見有英人。除了市長及官吏之外。躲藏的躲藏。逃走的逃走。不見一箇人影。在霍伊脫保的衙門。如外務部、印度部、陸軍部、殖民地、軍令部等。也被德國派兵看守。德國兵官便分派在各衙門內。辦他們的事情。留在那裏的英國官吏。一切退職。不許與聞衙門的文件。派人看守了。不許散失。恐防火燒。便分派了救火隊。然而那有英人防守的房屋。正在放火焚燒。晝夜不熄。半空中火龍飛舞哩。英國的議會堂亦派兵守了。有名的烏米尼德。中了幾百砲彈。早已牆坍塌倒。壯麗的建築成了荒

廢的家屋改做了假病院。收着數千負傷的人。這數千人中。各色人各種傷皆有。哭泣叫喊。慘不忍聞。再有那教門中的僧徒。不絕的低聲禱告。負傷的人禱告起來。聲音却狼響。好像怕慈悲普渡的天主人多了。聽不見的樣子。一時嘈嘈雜雜。也聽不清什麼。倫敦地方各病院。收容負傷人滿了。便借到禮拜堂內。後來北方的激戰。以及防兵的對敵。載運傷人的車。絡繹不絕。禮拜堂內也容不下了。便借那稍爲完全的民屋。電燈。煤氣燈。各公司。皆停工。一到夜間。便成黑暗世界。只靠着點煤油的洋燈。倫敦的外科醫生。都在這種黯澹的燈光下。施那剖割繫縛的手術。忙得吃飯也沒有空。有名的社界黨員。亦設下許多不完全的假病院。擔任義務收養傷人。就是世界聞名的什麼政治家。文學家。宗教家。實業家。也都執了鎗。在那義勇隊裏。做那勞苦的工。事。志願的看護婦。登時多出一二千人。那些閨秀才。媛。一色白帽。白衣。臂上。加着紅十字徽章。在那折足壞手隊裏。往來奔走。總總倫敦這時候的景象。不曉得是數百年前未曾文明時的樣子。再是數萬年後。世界末日的樣子。一到晚上。萬

物如死寂然無聲。只有那負傷的人呼痛叫疼的聲息隱隱從四處傳來。好像那十  
七八層地獄中間纔有這種慘狀啊。

## 第二十一章 戰爭談

倫敦北部已爲德人所有。英國所從來未受的奇禍。這數日間事情實非一枝筆一  
張口所寫得盡說得來。而且你說你的我講我的再也弄不出一箇端緒。如今只好  
借那一兩人的遭逢。便可想見萬千人的惡運。聽了一節事實好像看了一齣悲劇。  
足以鼓動潛伏在英國人懷裏的愛國心哩。下面所載的便是帝國輪船公司的書  
記。名字叫張爾竇的。將他此次自己數日間磨難。寫信到報館裏。那報紙上的通信  
欄。便登了出來。茲轉錄如下。

一千九百零六年。亨德恩德、克可烏德鎗砲俱樂部告成立。余亦爲會員之一。此  
俱樂部非常發達。不上一月。會員總數已有五百餘。以後日益發達。至今已在  
帝國鎗砲俱樂部中占一重大之位置。

前日忽聞敵人出其不意上岸。即日開臨時大會。召集會員。討論從軍問題。立時決議。分會員爲三隊。穿戴柿色之軍衣軍帽。攜帶兵器彈藥。爲地方防禦軍之自由狙擊隊。以抵抗敵軍。向歐塞克方面出兵。

敵軍上岸後第三日。余與戰友十七人。至斯脫阿附近之獵得黑村。佈陣於叢林中。第一次捕得敵人之斥候兵。以後數次冒險。或乘暗夜探敵前哨。進攻步哨。又得地方防禦軍之援助。橫行於塞脫罷立一帶。前後殺斃敵人數十。余等人數又少。眠無定處。擇定樹陰濃密處。便是一覺好夢。食無定所。祇向鄉村民家乞得麵包。清水。即可果腹。好在我國國民無一不急公好義。知我等係義勇隊。人人致敬。覓食不甚爲難。一日在滑民谷堡之村外。突被敵兵襲擊。余等迅速退至稻隴屋畔。奮力抵禦。終將敵人擊退。遺下十具死屍。八名受傷者遁去。余等之戰鬪。大概如是。雖在戰列。祇擇少數敵人。驟然攻擊。因絕無規則。亦屢瀕於險。若落敵手。決不能蒙寬大之處置。因余等牽掣其行動。實爲彼等所深惡也。當魯詩令戰之次。

日。余等遇一大危險。余與戰友八人。在距蓬頭克堡不遠之加列地岡上深林中。擇密蔭處安睡。突然爲烏耶兵一隊所見。同伴二人。不及執鎗。已爲鎗彈所斃。餘五人被捕。中有一銀行書記。朝夕相依。余之親友也。亦被執。余亦爲二烏耶人所獲。被驅將至敵營。余與同伴已分散。見左右無人。乃驟擊一烏耶之面。其人痛絕倒地。余卽飛奔而逸。敵彈從余左右飛過。幸無一中者。余望林深處急走。旣遠。乃覓一最密葉之樹。揉升至高處。隱身。枝葉中間。乃德兵之追蹤者。未幾卽至。有三人。四處搜尋。其一人且直過余所藏身之樹下。幸未仰首視。不然必無幸。伏至三點鐘餘。始從樹下。余伏處。曾聞遠處英人哀呼聲。殆我同伴被戕矣。余時生死頃刻。肺葉顫擊。有聲。啓行時。已在深夜。且不知爲何處。慮誤向敵人處行。則必被獲。潛行將出森林。則見被虜之五人。已被殺。無一得免者。肢體分掛樹上。余見之。淚涔涔下。且知敵人恨我等甚。旣獲必無生望。但人少力薄。祇可量力邀擊。無裨大局。乃隨大軍。漸向倫敦退回。嗟乎。使我等同志較多得別立一軍。則倫敦外郭。

必可支持數日。或不至陷落也。

退至倫敦後。余亦入防兵列。爲固守堡壘計。余派至恩必屯附近之壘寨。旣而敵人來攻。彈如雨下。余旁之三兵皆死。未幾。余左手小指亦爲彈刷去。余痛極。及裹創畢。知此壘又入敵手。先是由北方高地至倫敦之大道。已節節設堡壘。故可續續退守。至罕浦時。乃復與十數人之會員相見。聞在金大林上岸之敵兵。係近衛隊。會戰於諾爾富後。卽退而於我等合。遂同行下黑李爾山。至罕浦路。浦令思路。所建之大營壘。是處名爲營壘。實用瓦礫器具貨車等堆積而成。連之以鐵絲。二路交叉點。則存僅可一人出入之窄道。壘上則高揭英國旗。其附近人家。卽皆守兵之居宅。一旦失守。必將全家俱毀。故無慮守者不出死力。其中一家。乃有足制黑李爾兵全部之力。卽排列數門機器砲焉。附近小路。一概閉塞不通。余等止守處。卽爲障礙物最多處。不論貴賤男女老幼。咸謂此地緊要。萬不可再爲敵人侵入。執兵器之婦人。都眼光炯炯。亂髮蓬蓬。與野蠻部落中人。殆無少異矣。

到防後。僅數點鐘。而哥倫罕姆元帥。已從罕浦追蹤而至。直派步兵向倫敦進攻。於是我等所守之壘寨。遂覆戰雲矣。附近房屋。窗內與壘上同時開鎗。彈如雨降。落於攻兵之陣前。附之以機器快砲。如連珠般轟發。此種礮之效力實大。如牆而進之敵軍。霎時間皆棄械臥地。前者既倒。後者續進。續進者又倒。則後者依次進。亦依次倒。不一刻而傷亡之人。層累而高。且與壘寨等。其傷之輕者。體壓加重。至不能勝。亦且與重傷者同歸於盡。當此生死呼吸之時。見有呼號輾轉而死者。非僅不加憐恤。不知畏懼。祇覺非常快意耳。余亦不解何以殘忍至是。此時心中所存之一念。祇有不使彼等前進一步耳。

余見一婦人。金髮盤雲。長身玉立。登壘寨之頂。手執小國旗。以振作士氣。突被一礮彈在其頭頂上爆裂。此婦遂從壘頂直落地上。蓋香消玉隕矣。

敵兵之傷亡者如是其多。回顧我軍。死傷亦夥。負傷者多搬運入病院。藉醫生之力。以爲治療。而街上之臥者尙累累。血戰至一點鐘。兩軍相持不下。罕浦處房屋

已全被燒。火燄冲天而起。喊殺之聲。與鎗礮相雜。至不能辨。而余等忽得哥倫罕姆元帥已至。開克司脫陸城上之報。於是告奮勇者紛紛簽名。咸願匹馬單鎗。直入敵陣。爲擒賊擒王計。然余目送彼等勇士去後。無一人得復見其面目者。殆已達最後目的。醉臥沙場。以馬革裹屍之志矣。

戰事正酣。忽然敵軍齊退。至魯詩令山上。余等深信已將敵人擊退。彼此歡躍。大呼萬歲。然敵兵果敗退否乎。殊未計及。未幾而罕浦高地。已有重礮數十門。布陣向倫敦市中轟發。余等防地。距礮門較近。如雨之彈。都中余等身後較遠處。以此尙不覺危險。身旁一戰友。告余曰。敵人確以礮擊無防禦之市街。殊不合戰爭法規。余答曰。敵人殆以余等防守嚴密。故乃擊無防禦處。以爲報復耳。然余言殊謬。言未畢。而一礮彈。已入余守壘。壞一房屋。與余言之友。已被壓。而其旁三人。且若飛去。不知所之。此一下。余旁立之婦人。已懼而顫動。不能自持。一般之戰友。皆擲厲若鬼。不發一言。或立牆後。或蹲中庭。或守煤倉。以待臨命之期。余亦矗立以

待敵彈之來者。凡三小時。

我等之恐怖。刻刻加增。敵兵復陣於黑字爾山上。但絕不開鎗。乃趕築壘寨。似將制我等之死命者。礮不絕轟發。一切房屋。皆被轟倒。其轟震之餘勢。將余身擲至十數丈外之街上。同列之戰友十餘人皆死。而余僅蒙微傷。不可謂非邀天之幸矣。余受傷時。防禦之秩序已亂。壘寨大部分已破壞。對於此等之礮擊。我等之機器礮。乃成廢物。無從還擊。因相距過遠。用違其長也。

敵見我防禦處破碎。忽又退去。且亦不以砲擊倫敦市外若停戰然。余見戰後光景。實可悲慘。死傷遍地。幾至不可插足。我等乃從事於搬運傷者。移至阿寶立街。及金谷沙亨利街。請醫生治療。余於擔運傷者時。計數次。見有壯年婦人。身已飲彈死。而手尚堅執鎗械。不放者。嗟乎。此慘淡情形。殆不忍復言之矣。

我等驚魂少定。援兵又從立遜公園一面來。聲勢一振。是雖名爲援兵。實因對於砲擊之殘忍。不勝憤激。執兵復仇。男女烏合之一大隊而已。意此路必有敵兵。由

此進攻者。乘機殲之。以洩其忿。時各人除殺敵外。不作他想。咸默不言。植立以待敵至。入夜。暮色四合。而倫敦市中之火。燄視之益明。紅光一片。中有若毒蛇之吐其舌者。天矯半空。黑煙迷漫於其上。而不祥之運命。知不久。又將加於余等頭上矣。

過數點鐘而敵兵來矣。直壓魯詩令山之上。逼近余等。是時余等實處暗中。而映於各處火燄之光。視遠處頗清晰。彼向我開鎗。我等亦還擊。我陣中皆散開。藏身於有庇蔭處。以避敵彈。且窺準還擊。開戰未久。敵兵益加。卽衝鋒過來。以掠取我陣地。余與三五人。方藏身貨車中。適當衝路之中央。敵彈之中車者。若大雨之集。躡余旁之人。中彈後。都不發一聲而死。余知大局實不可挽回。欲死中得生者。惟有退回之一法耳。然猶不肯卽退。因我一走。或將牽掣全局。當出軍時。固已拚一死。以報國。又何必臨事轉至退縮。我與格塞兒軍隊。勢不兩立。祇能冀多殺一人。卽減少敵一人之力。於事不無小補耳。轉念我以鎗擊人。當擇要擊之。勿亂發。乃

先擊執旗者。第二彈發。而旗與人同倒地。忽敵軍大呼萬歲。旗再舉。我又擊之。不中。斃其旁立者。覺我軍鎗聲驟寂。急轉顧。則敵人已破數處。盞擁而入。我軍四散奔潰。追殺聲與號呼聲相應。聲至慘厲。疑非人間世所有者。且後路已斷。更無走處。乃瞥見立於余後相距數十步處。有一雄偉身材之人。執鎗向余。及余舉鎗擬擊彼。而面部已中一彈。昏然不復知人事。至再有知覺。如夢初醒。則面部已纏紮帶。看護婦頻來省視。問之。知在倫敦西北一病院中矣。

余今已少痊。一一記憶前事。醫生許余執筆記事。嗟乎。戰爭者。實殘忍之代名詞也。犧牲無數之婦女。老幼。生命。兵所經處。地爲之赤。敗固已矣。勝又何獲。余每一回想。爲之揮淚。不置者。此也。

此外又有禮拜報館的編輯員薩姆塞留。通信於晚報館。寫倫敦占領後的光景。頗有興味。此報紙發行後的次日。哥倫塞姆元帥。卽發令干涉出版物。便不准自由登載了。

敵軍已破壞北倫敦之壘寨。更轉戰入凹可斯堡街及好兒保龍街。余偶過白林谷屯街。適敵礮攻擊未止。余仍從事於編輯。但人人心中殊杌隉不安。不知礮彈何時將落於我等頂上。聞滑脫拉已有二三礮彈轟發。而條段街之阿薩司報館已爲礮彈所燒燬。余於十一點鐘進過午膳。擬往司通格他街之蘇日報館。挈我子傅郎克同行。而歸巴克街家內。途中見德兵越過標達克街向市中進發。其一部則從白林谷屯街而向標達克街之掩堡處整列。見彼等體魄強健。軍裝整齊。步伍嚴肅。余不勝歎羨。余於十數日來。關於敵兵之記載。類皆以非薄之辭爲結束。而不知其壯健乃出於余意外。余細覘其行軍之際。實無一事可置議者。

余知市長已被捕。市中遍處皆敵人。越一刻鐘。乃與我子共經紐頓立地街。而至婆臘克甫橋。是處令余大驚。有大羣避亂人。由南方如潮擁上。男女老小皆有啼哭叫喊雜作。適與橋彼岸之避難人相值。爭欲奪橋而過。相持不下。轉至無一人得渡橋者。余亦欲過橋。幾次分開衆人向前。無如人衆力薄。終被擠下。余父子乃

轉向曷太陸橋沿隄防處行。余等步行時。見河中有一舢板。載三人亦向橋處搖去。亦不以爲意。既至橋邊。則橋方修繕。橋旁工人所搭之木架。以便來往者。由岸直跨入河。橋上亦正擁擠。男女皆露凶光。無復人相。似得進一步。即可保生命者。隄上寂靜。司脫耶屯大火之光。影射水面。成緋色。先是余近河隄行時。舢板見余。卽刻離遠岸旁。乃向前進。余頗詫異。既至橋畔。余乃立於欄杆陰處。以靜察來船。船既至。卽繫於水平面之木架上。見一人從船中出。用足踏工人所用。以鐵鉤及繩繫柱上。足踏之以逐步上昇。卽至於水面。及橋板中間。是處適爲木架所蔽。不能見其所爲何事。未幾而第二人亦依法上昇。兩人談話不可辨。因橋上人爭走極鬧。亂也。余立處適爲泰姆士河水警察署之埠頭。余等因其舉動可異。乃直造警察署。不意警官巡警不見人影。蓋已全部往前敵防戰矣。乃不得已退出。余所疑者。此三人殆爲間諜。過去十日中。德國間諜。布滿倫敦市上。恆出不意。用炸藥。爆壞橋梁。房屋等。已非一次。各衙署多被燬。二日前。且投炸彈於下議院中。培鐵地道行地。下路。亦爲

炸彈所毀。惟馬西山地道。僅得免而已。余思哥倫罕姆計劃。或將炸毀一切橋梁。使由泰姆士河南來之人。不能竟過。而在河北避難者。亦不克南行。則此三人必爲間諜無疑。余乃至近處細聽。則聞有鐵鎚擊聲。知所度不誣。見橋上數百人。爭前喧嚷不已。曾不知送彼生命者。已伏橋下方。着手於工作也。余擬告橋上人。趕緊避開。而余旁無一人能助余力。余又無鎗械。若一出聲。必爲彼間諜所聞。余必無幸。而余身僅有短刀一柄。何濟於事。余又無警察用之暗燈。得以照見彼等。適見船中餘一人。亦用足踏昇上。余大喜。因余父子本善操舟術。而埠頭本有警察。用之小舢板一。停於其處也。卽招余子傅郎克。同入船中。命搖櫓直至橋下。余卽入賊船。而低聲命余子急返棹。避去賊三人。一意佈置。尙未知其下有變也。余子會余意。卽向生立河岸去。余乃用我所帶之小刀。割斷船纜。隨潮向下流去。余之爲此者。不過惡作劇。使彼一點引火。欲下不能。則爆發時。必將同歸於盡。余船行未遠。而爲彼等所見。向余大呼。余亦不辨爲何語。急鼓棹隨潮下駛。而轟然手

鎗發矣。幸未中。而船行極速。第二鎗彈力已不能及。余乃以船傍岸。遙望彼等。又隱隱聞呼聲。余是時殆爲彼等出哨之探兵矣。戲語也

余思在歐塞克之地方防禦兵。及鎗礮俱樂部會員。曾屢次擾敵。今倫敦市內。猶見此等人數千。想正與敵人血戰。余此後亦將入會爲會員。此次遇敵人。其最末着。祇能點着引火。逃入水中。泅水而逃。然河流甚急。未必能脫禍。余祇靜以待之。可耳。彼等向余招手。又以手指上。且頻搖其掌。其一人已踏步下至近水面。向余呼招尤急。余揣想彼以手指上而搖掌者。殆告余尙未點火。命余移船往前救彼等。生命耳。余意世界中無此便宜事。且旣作間諜。胡竟膽怯。至是亦殊可笑。於薄暗中隱約見其黑髻繞頰。滿面呈惶急狀也。余又思是時我子不知在何處。若遙見彼等如此。當爲之捧腹大笑。乃瞥見又有一小舟。向余處搖來。余見船中有數人。甚志忑。及聞呼聲。知爲余子。且從彼岸載得獨立狙擊隊中四人來助余。余大喜過望。彼等本在橋畔南岸。以偵察敵騎者。余亦不暇詳述顛末。卽舉手指三間。

謀以示彼等曰。君等試擊彼。其一人卽舉鎗發彈。第一彈未中。及第二彈而近水面之一人。入河中矣。餘二人在上半爲木架所隱。射之殊不易中。且告狙擊勇士。鎗準不能過高。防中炸彈而轟發。則非特橋上之人無幸。卽我儕所居處亦未見妥善。或爲餘勢所激而沈沒。或被壓也。四人乃同時狙擊。殊不易中。而橋上人聲雖嘈雜。此鎗聲不絕轟放。亦頗惹彼等注意。疑爲敵人向彼等狙射。亦有以手鎗擬余等者。余乃大聲呼彼等勿誤會。且告以有間諜在橋下。僅此數語時。而橋下間諜亦連翩入水矣。余乃急搖船往橋下。旣至間諜立處。見其上有火一星。知奸人以事洩。終難幸免。擬與橋共賭存亡。卽將引火點着此事。正間不容髮。狙擊隊中有一人。卽奮勇爬上橋柱。先將信管之火拔去。投入水中。第二人亦卽繼上。先割斷銅線。拔去鐵釘。費十數分時。始砰然一聲。水花四飛。而炸彈墜水矣。余大喜。高呼萬歲。此曷太陸橋。始得無恙。

是時橋上之人。知有變。多有回至河旁。或俯首橋欄。問爲何事者。余不暇答。俟狙

擊隊二人下船後。乃移泊埠頭。船中人方上岸。立未定。而大爆裂聲忽發。火燄高舉。人聲鼎沸。其廢料壞材。若火山之爆發。沖天而起。雜以斷股零首。則罕高堡鐵路。渡河之鐵橋。爲炸藥所轟墜矣。嗟乎。是必德人與此處同一設計。而克告成者。德軍侵入倫敦時。處處投爆裂彈。其意不過欲威嚇倫敦人。其實不僅非威嚇。適使居民憤激而高。其敵愾心。德軍於西南鐵路。有裨於戰事。不言可喻。今將鐵橋破壞。其用意果何在。殊不可解。余意或者間諜遇橋。卽破。妄意爲之。而非出於長官之意耶。

我等一行共六人。併力得過橋。橋南因得傳耶克之警告。所成之堡寨上。已有軍裝之市民列隊守禦。防敵之侵及河南。是時從北倫敦逃回之兵。分守跨泰姆士河之各橋。德軍已入倫敦市。市長已被捕。德之國旗已高揭於各衙署各公所屋上。余觀是處守橋之人。頗有決志。至堡後。則有小機器礮四門列隊。有四人各守其一。其服飾異於他兵。後知爲從恩必屯等處生還之戰士也。再後有較大之機

器礮亦四門。此等礮足以制威令登街全部及司脫耶屯以至波路。有來報者言敵軍正從脫耶嚇街向司脫耶屯進兵。知開戰在即。乃趕拆小民房一所。取其鐵石等材料。將橋之通路塞斷。

余父子徘徊未幾時。見避難欲至橋南之人。前路已塞。有從威令登街去者。有歸司脫耶屯者。有散走河隄者。而敵軍一大隊。已從司脫耶屯來。直壓橋頭。橋南之防兵即開鎗。機器礮亦開放。兩邊各對敵轟擊。余欲一觀機器礮效力。乃見數百人已暫退。餘數百人則已伏而不動。而司脫耶屯之二角。則敵之野礮已列陣將開放矣。余念己身又未穿軍服。又無鎗械。徒死無益。即挈我子就歸途。行未幾步。而敵彈已爆裂於鹿角上。守兵數人。同時失其蹤影。余意此橋能否堅守。恐不可必。急取道歸。後事遂不復知。總之是夜之倫敦全部。無一家。無一人。不性命懸於呼吸者。德人因人民之抵抗過烈。乃任意殘殺。未穿軍服而被戕者。蓋不計其數云。

## 第二十二章 德軍之銀行劫掠

次日是九月二十一日。天陰下雨。淋漓不斷。倫敦市中各處的火。燒到了下半夜。已漸漸息滅了。各處昇上的黑煙。迷漫天際。較之平日的煤煙幕。更要黑暗些。脫耶夫阿街一帶。皆爲德軍所踞。搭着鎗架。隨便休息。到處談笑。計算戰爭最激烈時候。前後共有三日。兩軍傷亡數。實在不少。倫敦人的死傷。至不能核算。死守北郊防禦陣地的。殆全軍盡覆。無一得生還者。黑得公園。克令公園。聖弟歐姆公園。都紮下了營。揭英國國旗處。統換上了德國國旗。有名的旅館。皆成了將弁的臥室。動物園。博物館。美術院。各處都配上了德國的看守兵。一切英國的寶器。統被敵人沒收了。倫敦現在不能算是英國的京城。要算是德國的一箇都城罷了。有數百軍兵。向各處的商店。沒收食物。不論有多少大小。一概取了去。最可笑的。他們取東西的時候。一樣的評過價值。三文不值兩的說箇數目。便照這箇數目。給一張政府的收領券。券上一般寫着憑券照付若干馬克。做得是很體面。列位記着。這是文明國人的法子。比

那野蠻國人亂搶亂奪。終究好看了許多。這種祭。拿得到錢。拿不到錢。只要到東三省。問問那裏的生意人便曉得了。這日倫敦的市價大變動了。平日二本土的麵包出了二先令。也沒有買處。後來經過兵燹。在亂軍中逃得性命的人。聚在一處。閒談起來。纔知道德軍占據的地方。沒一處不是如此。德國兵上岸以後。在歐塞克。諾爾。壑一帶。分設了糧臺。這時所苦的。實在是英國百姓。譬如兩先令一箇麵包。有了一先令十一本土。依然只好睜着眼睛。那些生意人。知道德國人做那不要錢的賣買。便放火自己燒箇乾淨。又有當沒收的時候。不待來人轉身。便將收領券投入火中燒了。他們却也不理會。搭訕着取了東西就走。泰姆士河以北的住民。都遺下了房子逃去。官家顯宦。繡閣重幃。恆有那高鼻鬚髮。和着軍裝橫騎了。呼呼的睡着。敵軍所得力的。就是常住在英國的各色人。他們幫助大軍的地方不少。那裏有糧食。那裏有兵械。那裏有防禦。都靠着這些地理鬼指道。這也是英國人向來料不到的。泰姆士河上各橋梁。現在是都有德兵看守。不得着他們的見許。便不能過橋。這日天

明時候。哥倫罕姆元帥。帶着參謀部的人。及大隊礮兵。舉行入倫敦的正式禮。先會見市長。便擇了在霍伊脫保的陸軍部衙門駐紮了。扯上司長官的旗號。衙門外面稍受了些礮傷。容易收拾。元帥便在大臣室內。作了辦事處。一切電話電信。趕快修好。又在高處設了無線電信柱。因這時候。海底電線已被割斷。便用無線電與本國通信。

泰姆士河以北。一切荒廢死絕。早斷了氣。泰姆士河以南。雖然好些。但是人心惶惶。所最不解的。便是移往布列斯多的政府。在那裏趕什麼！難道到了那邊。便忘了這邊麼！

德國人的要求。到了這天正午。從紐絲報館內。發出的傳單。便知道些頭緒。傳單上所載的。就哥元帥會見哈利生市長的談話。其索款如下。

- 一 英國賠償兵費二萬萬鎊。分十年交清。
- 二 英國未償清兵費時。德意志帝國。可派兵駐守壹丁堡。羅西施。茶坦姆。杜白。

拋支毛詩、寶龐堡、雅麥蘇等處。以爲質。償清後。卽撤退。

三、英國將聖脫耶屯、蘇格蘭北  
部縣名培馬多、題葡爾、達斯馬及等地。割讓於德國。

四、英國從加爾各搭、至百洛特、畫一直線。將以北之土地。讓與俄羅斯帝國。

五、英國須承認愛爾蘭之獨立。

附款 三萬萬鎊。賠款中之五千萬鎊。係向倫敦要求。限至十二點鐘內交清。原來哈利生市長。從哥元帥處。接到索款的文書。不敢怠慢。便立刻差了祕書官。送到布列斯多首相那裏。聽他的答覆。首相却也收下了。一時萬不能作答。但這五千萬鎊的限期極促。哥元帥的行臺。早裝了電信機。可直接通電於德國皇帝。這時正在等皇帝的回電。以決那英國人反對條款的辦法。當九十點鐘時。皇帝傳來電信。是褒嘉元帥克奏大功的諭旨。後便來犒兵的敕旨。媾和問題上面的訓令。却總沒有來。不一回報時鐘上。竟當當的十一下了。哥元帥便命再發電奏皇帝。十一時英政府尙無答覆。這箇急報發去後。一刻一刻懸望着回電來。過三分鐘。十七分鐘。

十二分鐘。元帥在室內團團的轉走。心中很不寧靜。不到十五分鐘。而電信機動暗號電報陸續現於紙上。元帥接過讀了數遍。只聽得嘶的一聲扯碎了身體。直立着不動。像上了許多心事。大約這回電一定比到初議不甚圓滿。所以露出了躊躇的樣子。僅過了片時。想已是決定了。隨便在一隻椅內坐下。此時從西歐非特、曼識特、伯明感及他處的本營。關於攻圍占領的電報。續續發來。倫敦市內。不上一刻鐘。便到了所限的時刻了。只聽得低答低答的喇叭聲。軍令下了。那些四散的德兵。立刻攜鎗歸隊。不多時。便見工兵步兵一大隊。由司脫郎屯。直向市中進行。這次進軍爲什麼。除了領兵官外。誰也不曉得。直到了英蘭銀行門首。領兵官是葛列屏。便喝令工兵動身。破門入內。大家纔明白了。葛將軍督率十數名兵卒。攻那最富饒的銀行庫門。這箇門。雖沒有還攻的力量。但是非常堅固。費了數點鐘的力氣。直到四點鐘。用了炸藥。纔把門攻破了。同時有兵到那各處。若龍罷街。若羅施排里街。馬合脫街。弗落得街的那些銀行。一概照辦。便是司脫郎屯街。和凹可斯堡街一帶分設的銀

行支店。也是一般無二。從那存儲金銀庫中。搜索箇罄盡。移到英蘭銀行內。做了箇總匯所在。便派兵謹慎的看守了。他們從那處取到若干金銀。都有一筆狠細的賬目。分別安好。這筆金銀。不打算取來就用。他的用意。是當他擔保品。不過權時代收着。等那倫敦的賠款送來。便仍舊發還。這也要算公道的了。這件事纔有些頭緒。已漸漸夜了。英政府的回信。尙沒有來。哥元帥便把占領英蘭銀行。及抄獲各銀行的事。報告本國。倫敦的晚報。也用那二號大字。報告德軍。於是日午後。行如何如何的暴舉。英國上下的人見了。非常震動。這時候的德國兵。可謂心滿意足。倫敦已經占據。市長已經被擄。居民大半逃到西部及南部。要求英政府賠款割地。英國的體面削盡。便是德國的威風。長到十分。哥元帥所不放心的。是自己在霍伊脫保。不曉得在布列斯多的英下議院實在情形。如何對於我們的要求。爲什麼一句沒有答話。卽說英國民愚蠢。也不至於愚到這樣。不要有什麼計畫在裏頭。自己統帶的兵。傷亡了五萬餘人。尙有二十萬可用。所慮的英國本來是箇島國。倘然他的海軍一

占了優勢生生的後路斷了糧食兵械藥彈沒有了接濟不但前功盡棄後面的更不堪設想哩。在索佛爾克及歐塞克的後路糧臺要供二十萬人長期戰爭本來沒有這些積儲所以在培爾令本營計算攻取倫敦時不用長圍力攻而用偏師襲擊就是這個道理。哥元帥本來知道英國陸兵是不甚靠得住。猶且費了許多力氣傷亡了許多人馬。纔能佔據了倫敦。要說英國是一敗塗地從此再不復能振作恐怕相距尚差得多哩。列位英國上下議院立法行政的主腦既然搬到布列斯多原不是睡着在那裏爲什麼一點沒有聲息呢。原來他們會議的時候非常祕密。所以外間一點沒有知道。如今且俟在下來說今大概罷。孔爾丹堡的會議第一次開時大臣禱告過了起立宣佈的。便是白蒂德卿的公報。說恩必屯那裏最後的對敵終不能維持原有的陣地。老實說就是打了敗仗了。當時的議員聞報大家寂然無聲。前一禮拜尚且竭力主張德軍大敗大敗的報告。不久便換了大勝大勝的奏捷。如今是很難了。知道德國軍隊於訓練於秩序於一切戰鬪力較之英國兵實在差得多。

不但議員有這思想。那些自命不凡身經前敵的人。也是這般說。哥元帥又用那多年在英國的德人。或做間諜。或做斥候。沒有一事不是澈頭澈尾的知道。所以勢如破竹。直到倫敦。倫敦市的戰報。陸軍大臣是九月二十日接到的。議會商議事情。便直過正午。議員中的反對派。便詰問政府。我們的海軍。究在何處。難道兩三次一打便沒有了。那時海軍大臣對於這樣的詰責。知道艦隊的所在。萬不能人人共知的。便立起答道。艦隊的所在。到了可以說的時候。鄙人自然宣佈。目下請議會暫時忍耐。國家當危急存亡的時候。海軍決不是閉眼睡着在那裏。他們也是狠着急的預備哩。反對派聽了這種含糊的言論。起立駁辯的人。更多更利害。大聲宣言道。國防費的刪減。海軍的縮小。義勇兵及徵兵的不振作。軍隊訓練法的不完備。一千九百零六年。陸白芝卿的告誡。爲什麼不注意。至有今日的結果。這樣怠惰。政府應肩其責任。欺騙國民。以爲國家狠安全。其罪尤不可恕。政府主動的人。自然也起而抗辯。每日議會到爭持不下的時候。連一定的休息。及午晚膳。都過了時刻。當日陸軍大

臣接到了倫敦信息便輕輕招呼了首相海軍大臣及內務大臣又知會了內閣人員。陸續退到密室內商議了一會。約半點鐘。陸軍大臣重復入席。這時正在一點鐘。有一箇倫敦市舉出的議員屠麥詩名挨通龍姓氏。他本是報館的主筆。所以得着私家的報告極多。便起立詰問陸軍大臣道。我今日試問陸軍大臣。敵人今日正午。布置重礮陣地。將以制北倫敦的致命。倫敦的壘寨。自然是堅固的。但聽說敵人已將礮擊倫敦市街。這事確否。又最近的傳言。在霍伊脫保的各衙門。市內有名的建築物。多已損傷。人民更多死傷的。想閣下必知其詳。此種質問。議員非常的震動。議會因爲這幾天。風聲日緊。正在憂慮。電信電話。爲政府所專用。傳到布列斯多的私報。通由電車送來。除了報館主筆外。曉得這種要信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聽了挨通龍的話。大家非常注意。要聽陸軍大臣的答話。那時陸軍大臣早有了主意。便立起答道。我今對西南布立起。墩名譽的議員。實說我所接到的報告。實與閣下質問語不相上下。哥元帥已在罕浦高地。敵礮彈直飛到泰姆士河以南。各種建築物多蒙。

損傷死亡的人數亦不少。市中老小婦女不能執兵的都逃避至泰姆士河以南。從北方入倫敦的要道都築了堡壘。派民兵在那裏堅守。大臣說到這裏完了。便歸座。此時反對派側面有箇老年議員起立。這人名戈祿內。姓昂可亞。年紀已近七十。鬚髮皆白。是箇致仕的少佐。有名的評戰家。是威斯脫夫屯那裏公舉的議員。他發出磬磬的大議論道。我今所說的是英國此時唯一的希望。試想把烏合的兵去抵抗那世界最完備的兵。這就是倫敦的防禦大可哀憐的了。倫敦人富有愛國心。我所向來欽佩的。他們爲了國家至死不悔。不獨是倫敦人。就是全英國人。那一箇不是爲了國家至死不悔的呢。但是愛國心和那近世發達的戰術相對立。將生如何的結果。只要看那非洲中部的蠻民。他也深愛自己的國家。我以爲他們愛國心的熱度決不見遜於白色種人。然而他們沒有機器。沒有講究戰術。所以於國防上全無效力。今日的倫敦便要看看這箇榜樣。政府的處置不得宜。被人家征服。亦非意外的事。現在我等唯有一箇希望。就是以不損國家體面的條款。從速媾和。就政府

的一方面言。照這樣的方法。對於被殘殺的老幼婦女。能無悔恨。卽再事抵抗。恐亦不過得同一之結果。有何益處。我們的軍制。既混沌無秩序。軍隊既敗北而潰走。我所以斷言議會的所得希望。祇有媾和一法。縱今日的媾和。不是名譽的事情。倘然有別的妙法。我自然也贊成。但是簡直說來。英國是被征服的國了。試想被征服的國。再有什麼名譽呢。這番滔滔的議論。反對派中。固然有不少贊成的。便一齊鼓掌喝采。當時却惱了一位青年政治家。便立了起來。很激烈的說道。諸君！方纔這位老先生。原是鄙人要好的朋友。但是今天這番議論。却是絕對的反對。我們大英國。沒有被人家征服。沒有被人家打敗……議場上聽到這裏。知道有一篇大議論來了。也有喝采的。也有鼓掌的。也有叫聽！聽！的一時人聲哄動。過了一刻。纔靜下去。那位青年議員。續說道。諸君。今日須要極嚴冷極靜。倫敦雖被包圍。倫敦雖被劫掠。然而英國人尚不可不續戰。爲了危急的國家。更不可不接續力戰。他們若有要求的條款。嚴行拒絕。我等可再發民兵。我們大英國。不還有數百萬的健兒麼。假

使。善。用。之。何。至。不。能。退。敵。所。以。今。日。當。研。究。的。問。題。就。是。用。兵。的。方。法。我。們。偉。大。的。國。民。必。能。慨。然。以。赴。國。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我。苟。誓。死。抵。抗。敵。軍。雖。精。銳。不。足。爲。患。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坐。在。這。裏。的。人。已。提。議。媾。和。試。問。在。戰。場。上。流。血。的。同。胞。曾。有。過。這。種。念。頭。否。我。們。說。被。人。家。征。服。試。想。不。列。顛。國。民。的。歷。史。我。們。的。祖。宗。曾。被。人。家。征。服。過。否。難。道。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諸。君！竟。肯。說。是。被。人。家。征。服。麼……

：會。場。上。是。哄。然。異。口。同。聲。的。說。道。那。裏。話！那。裏。話！……這。箇。大。多。數。的。贊。成。竟。被。這。位。議。員。說。動。了。這。時。又。接。續。說。道。我。所。主。張。的。就。是。組。織。國。民。軍。凡。是。執。得。起。兵。器。的。人。那。一。箇。不。可。親。赴。前。敵。不。是。格。塞。兒。的。兵。隊。全。絕。便。是。大。英。國。的。勇。士。滅。亡。那。時。候。再。讓。主。張。媾。和。的。去。開。議。和。局。也。不。算。遲。若。蒙。議。會。許。可。我。當。第。一。箇。請。行。不。怕。什。麼。危。難。我。想。我。們。大。英。國。國。民。中。有。這。種。志。氣。的。必。也。不。少。慨。然。投。筆。以。赴。國。家。的。危。難。纔。算。箇。漢。子。哩。我。請。議。會。中。務。將。帝。國。被。征。服。的。意。思。撤。回。我。等。一。意。對。敵。不。但。將。敵。人。驅。逐。出。境。便。也。要。直。取。柏。林。使。他。們。乞。和！賠。款！纔。出。了。英。

國國民的氣啊。這場痛快的演說。早把方纔老議員媾和的議論。全行打消。把那同仇敵愾的心。重新喚起。列位。這箇青年政治家。究竟是誰。這是凹可斯堡的人物。是辯論家。文章家。旅行家。近五年來。名震遠近。在議會中。人人注目的稱耶德。名葛拉姆。姓先生。葛拉姆。本來是軍界人物。英脫戰爭的時候。其大名在公報上。屢見不一。見但他的性情。頗非功名中人。看那富貴利祿。真是身外浮雲。再不生一些希冀的念頭。政府大臣屢次徵召。他總是託辭謝却。後來被舉爲議員。以爲是箇清高的地位。纔就了職。在議會中。不妄發言。人人引重他。發言的時候。定有一番大道理。所以傾動四座。這天又被他一席話。戰勝了。此日。議會議事。非常之久。自朝至暮。自夜至明。等到第二天。初出的太陽。光已射過來。綠陰叢中的小鳥。鉤。駢。格。喋。飛。鳴。尋。樂。布列。司。多。禮。拜。堂。的。曉。鐘。噲。噲。入。耳。那。孔。爾。丹。堡。屋。前。的。國。旗。猶。然。隨。風。招。展。一。望。而。知。門。內。的。議。會。尙。未。散。場。哩。在。下。以。前。所。述。的。議。員。辯。論。不。過。說。定。進。行。的。方。法。罷。了。所。定。用。法。的。方。鍼。却。非。常。祕。密。外。間。沒。有。一。箇。人。知。道。這。天。就。是。哥。元。帥。在。陸。軍。

部的室內。等那英國答覆。左等不到。右等不到的日子。且按下慢表。再說英國的總司令官。係白第德卿。他從歐塞克及倫敦北部打敗後。收拾殘兵。四日後退至的的歐蕩。及薩利培里。重整隊陣於霍希阿。在爹爾烏屯再開戰。尋伯明感防守軍。亦陣於馬兒路隴。曼識特退回殘兵。亦到薩利培里。總之這箇時候。四處敗下的兵。都聚到白第德卿的麾下。兵力却漸漸厚了。倘然哥元帥從倫敦再向西方進軍。便可以攔頭痛擊。就是議員葛拉姆先生。他演說後。便集了同志。真箇投筆從戎。成了一隊遊擊隊。名曰國防同盟軍。那時倫敦的豪富。逃在各處的。聽見葛先生的舉動。非常贊成。便陸續租了船。向法國商人秘密貿易。買到槍砲糧食器具。運至英國。接濟同盟軍。這時海上非常危險。有一次三隻運槍的船。被德國船捕了去。又有一次兩隻運船到英國的西海峽。觸着水雷。轟沉了。但是那些船長。却非常熱心。不住向西班牙。法蘭西。神出鬼沒的運送。雖有幾隻德國巡洋艦。在那裏往來遊弋。究竟毒龍鬪不過地頭蛇。早被他們偷運了幾次。安安穩穩的到了英國。

## 第二十三章 他日之海戰史

敵人的艦隊。既暗設水雷於杜白海峽。砲打弗蘭墩。封閉拋支毛詩。劫掠威爾思煤港。已經耀武揚威。無所不爲。乃世界盛稱的英國海軍。到底不久。便占了優勝的地位。這次的大海戰。非同小可。正是英國轉危爲安。轉亡爲存的一箇大機會。千頭萬緒。教在下也無從說起。幸而在下執筆著小說的時候。英德二國早已言歸於好。便有那大著述家。撰成了一大部英德戰史。他們揮着大手筆。是要留名千古的。比我這種東鈔一節西錄一段。連連綴綴。不三不四的小說。自然有天淵之別。在下敘此次海戰。不免借他的文章。敘我的事實。這是小說家偷天換日的手段。即使貽笑大方。也是顧不得的了。

(前略) 說雷埠之無線電信局。接得警報。有德國艦隊共十艘午後二時前後。過來

丁對沖。徐徐向西方進行。於是我軍艦利龍艦。金加敵艦。爲斷敵歸路計。卽率艦隊向北方進發。同時又得我二巡洋艦。由竇龐堡已進英吉利海峽。徐向北方之

報。至三點三十分。無線電機。波動頗急。從西北來指揮巡洋艦隊之利龍艦長。知敵艦將接近。因電機所呈之號碼。非英國式。不知所報何事。但我艦隊所發之電報。亦感動德艦之電機。敵人遂分二艘通信艦。用最快速力。轉舵向西方。其餘軍艦。則變方向向西北。其舊式軍艦數隻。約停十五分時。因須破壞從加光非拖來之煤船四艘。而擄其船中人。故稍後。至三時四十五分。利龍艦船頭水平線上。始見細黑之煤煙。以二十一節之速度。向前進行。時利龍艦與金加敵艦。相距約十里。同時變其航路。且不絕通電於更在後面之塞氣爾艦。十分時後。塞氣爾艦報告發見黑煙。有水雷驅逐艦十艘。擬即率之前來。一切開戰預備。既完全。共有水雷驅逐艦二十一艘。及水雷艇。分向敵艦處突進。至四時五十分。利龍艦之號兵。見黑煙遙當我艦之右舷。未幾。更見第二黑煙。係向西方進航。利龍艦長。乃自率艦隊。向第二黑煙。而令金加敵艦。援助塞氣爾艦。以追第一黑煙。因其速度較大也。不上數里。敵艦隊遂顯有三大軍艦。向西方大西洋。而七小軍艦。向西南方航。

行。塞氣爾艦與十隻之水雷艇。成橫陣。每艦相距二里。以橫斷三大軍艦之航路。金加敵艦。則出速力。參入陣地。遙望北方之利龍艦。則率每艘八百噸。有三十三節速力之水雷驅逐艦九隻。所謂伊利司海艦隊。亦作橫陣。相距二里。向德舊式軍艦隊之右方進航。敵艦隊既顯。更以無線電招在蘭斯愛之二巡洋艦。以十九節速力。向塞氣爾艦進航。又告到蘭斯愛由寶龐堡來之二鐵甲艦。已見敵艦。適寶龐堡來一隻水雷驅逐艦。已於右方見塞氣爾艦。德國之三大軍艦。一爲德威耶屯艦。一爲格塞爾威廉二世艦。一爲哥倫布令維廉艦。敵人定計欲沖出於驅逐艦隊。及金加敵艦之中間。意在突圍而走。我艦隊知其意。乃合圍之。使不得脫。德國三軍艦相並而戰。或至全軍覆沒。乃於四時十五分卽分散。德威耶屯艦。乃向西南。通金加敵艦與利龍艦之中間。進向西北。威廉二世艦。則放膽向一近右舷之驅逐艦突進。維廉則竟向西北。

德威耶屯艦過兩艦中間時。利龍艦卽停輪而射出三發之九寸彈。金加敵艦。則

以五百碼之距離六寸砲一齊轟擊。雖中敵艦不少。尙不至失其戰鬥力。知今日勢難倖免。卽向西北逃去。

維廉二世艦。既受塞爾氣艦及金加敵艦之六寸砲彈。乃向驅逐艦陣突進。卽有二隻英國驅逐艦。向之發射水雷。中途爲敵砲擊中。失其效力。塞爾氣艦。乃以二十三節之速力。直追敵艦之後。由總砲門快放六寸砲彈。於二分時中。竟放二十彈。中其船尾。有一彈。竟去其舵。於是敵艦不由自主的繞成一大圈。我巡洋艦一齊放砲。彈如飛蝗。我驅逐艦稍退後。利龍艦見其相近。更用八門六寸砲齊擊。中吃水線。僅二十分開戰。卽至四時四十分。已高揭白旗。艦體將沉沒。機器已不能運輪。甲板上死亡枕籍。德三艦。失其一矣。

哥倫布令維廉艦。於八千碼距離。既受塞爾氣艦之砲擊。乃以全速力。向北方逃去。裝甲巡洋艦金加敵艦。追之不及。伊利海水雷艇隊。命數隻驅逐艦追之。驅逐艦中有四隻。有三十節速力。追之易及。但以水雷攻軍艦。未易奏功。驅逐艦長。因

敵艦首無砲。卽出巧妙戰法。以己艦直出敵艦之前。至千五百碼距離。以艦尾砲攻敵。砲小雖不能沉敵艦。而船首受損。速力必減。且敵艦欲應戰。不能不變其進航之方向。以用舷砲。則向前之速度更少。金加敵艦卽不難追及。計畫已定。四驅逐艦發炮至十五分時。敵船首已擊損。敵艦長果大怒。將船轉向。四艦卽以三十節速力變航路逃走。受敵彈不至重傷。終且出彈線外。再抄出敵船首。以小砲門轟敵。時金加敵艦已追及。至五時五十分。距九千碼。而第一六寸彈。遂開放擊敵矣。敵艦首爲驅逐艦小彈所擊。海水侵入。水兵以水龍抽水。速力遂減小一節外。金加敵艦漸近。砲擊益烈。至六時五十分。距七千碼。六寸砲中敵右舷。更以最快速力二十四節突進。七時二十五分。相距五千碼。時敵艦速力益減。七時四十分。近至三千碼。乃轉航路出敵側面。六寸砲齊射敵右航。終至敵艦內生大爆裂。蒸汽成白煙上昇。於暮色四合中。火燄騰起。白旗遂颺於敵艦檣上。繼武維廉二世艦之後。

塞氣爾艦。既轉航路向北。以追他敵艦。竇龐堡之驅逐艦隊從之。以全速力進航。時敵艦向西北方。在我利龍艦及塞氣爾艦前二十五里。但德之舊式艦。僅有二三節內外之速力。我巡洋艦。乃有二十一節速力。故不難追及。是時我水雷艇隊之旗艦特立希克艦。爲千四百噸之巡洋艦。以二十節速力。發於金谷沙隴。六時。過司穆爾斯。以無線電報告行蹤。且揭將旗於檣頭。而執艇隊之指揮。至日暮。敵七隻艦隊。已入視線。敵艦亦分散。稱凶艦向西方。普哈衣爾艦。竟欲闖進彌爾福德。適彌爾福德砲台。未置守兵。英艦大驚。急令二隻最大速力之驅逐艦。竟向港口。與德艦中間駛去。敵若入港。卽以水雷攻之。後敵艦知有備。再轉向南方。餘五艦。則向司穆爾斯。與維爾西海岸之中間。特立希克艦。既近稱凶艦。卽開砲。彼艦速力彈力均遜。開戰未幾。卽將沉沒。而投降。利龍艦砲擊破釜亨艦。終坐礁於夫列西阿達灣。後被捕獲。由是敵艦十艘。已失其四。一艘遠遁。故守布列斯多海峽之英艦隊。所環攻者。僅五艘而已。

九時。利龍艦與塞氣爾艦已近敵之殘艦。先是德艦隊驀然劫掠生烏威爾斯港。以養戰鬪力。遂通過司穆爾斯與半島之間。而向聖大關岬。航路向西北。敵艦隊之前。有英國之驅逐艦。以待巡洋艦來。合力攻擊其側面。有英國之二大裝甲巡洋艦。已陷重地。德艦隊首。爲麥孟郎艦。順次爲綏爾黑艦。西華爾吼艦。美拉哇爾艦。夫凹克艦。成一直線前進。此等軍艦。皆舊式。無四寸以上之砲門者。其速力不過十二節。已處必敗之地。特以關於德國海軍名譽。不能不努力接戰而已。此時英國巡洋艦之責任極簡。單因敵人無大砲。只需長保遠距離。以優勢之兵力。殲滅敵艦。九時十分開戰。利龍艦與塞氣爾艦。全開其左舷砲門。向麥孟郎艦及夫凹克艦轟放。敵艦亦應戰。不多時。而麥孟郎艦中火起。夫凹克艦竟沉沒。乃更向餘三艦。至美拉哇爾艦。餘二艦。遂揭白旗降。不到十時。而戰事已畢。英艦兵乃從事於救人。英艦無甚大害。而敵之死傷。實不少。五隻巡洋艦。死亡溺死者。共有一千餘人云。

於是布列斯多海峽之德國艦隊一掃而空。是實寶龐堡司令官及指揮水雷艇隊海軍少將之功也。惟德威耶屯艦則向大洋逃去。然已爲拋支毛詩之裝甲巡洋艦及海峽艦隊之巡洋艦所追擊矣。

海峽巡洋艦隊於禮拜日午後始奉到向哥英蘇丹隔斷敵歸路之報。乃啟行途中不絕通電報於寶龐堡。此等長距離之無線電局乃由海軍部極力反對國庫儲金問題。排萬難而成之。三無線電局寶龐堡其一也。長距離無線電局之價值於此次戰事。乃知其關係絕大。入夜海峽艦隊司令官亨達少將接得德國一大通信艦德威耶屯艦。在布列斯多海峽逃去之報。此時前行之艦已距哥英蘇丹。不過七十里。各軍艦相距約十里。所以互海上約有八十里。成一直線進行。寶龐堡豫備艦隊有載重一萬一千噸。十九節速力之二巡洋艦一名恩脫麥的艦。一名西利哇斯艦。更以一大鐵甲艦助之。使守雷西利島附近。他鐵甲艦則備於西利斯島。與龍谷雪坡中間。其後軍艦水雷艇陸續由寶龐堡來者。皆陣於蘭

斯愛對冲成有力之艦隊。午後四時。十餘隻驅逐艦來。直向北方展開。至八時有二隻之裝甲巡洋艦到。乃航向西利斯島北方。加入陣列。此等艦隊。統歸寶龐堡豫備艦隊司令官阿米蘭第節制。終夜與海峽艦隊通電信。依回電波動方向。知已去蘭斯愛岬端。而在其遠對面處矣。

八時五分。得信號。知敵之大通信艦。發見航向西南方。亨達少將。立刻追蹤而往。我恩脫麥的巡洋艦。則直發於西利斯島。同時在蘭斯愛之三軍艦。亦即開行。於是敵僅有一艦。而我有十三艦。且其中十二艘。乃有二十三節以上之速度。兜圍而攢擊之矣。德威耶屯艦之艦長。既從浪頭島。冲英陣而逃。黃昏時過西利斯島。乘夜以二十節速度。向西航。冀脫重圍。未幾知有艦隊來追。且甚多。因所備無線電機。其電波自南自西自北。均有電波傳來。所無者。祇布列斯多海峽東之一方面而已。於是進退維谷。把艦上所有燈。一概熄滅。至八時。而信號兵報約距十里。有一大艦向北方進。艦長命轉向南方。冀不為來艦所見。僅二分時。信號兵又報

有更大四檣之軍艦。與本艦航路成直角前來。是時我巡洋艦伊徐娘。已發出號砲二聲。探海燈直射天半。報告各艦。已見敵艦。一時共有五處探海燈。直射至德威耶屯艦上。艦長知南方及北方均有英艦。而西方十里處。又有海峽艦隊。今欲設法逃去。惟有直沖過作橫陣之追擊艦。或能有濟。見最近二艦。皆有二十三節半速力。四門之十二寸砲。及八門之九·二寸砲。戰鬪力極強。終乃決計。以艦首向伊徐娘艦。與英脫別艦之間。二艦已知其意。立時駛近。中距不過五里。又轉向伊徐娘艦之南。冀從艦與利龍艦之間逃出。會距伊徐娘艦僅七千碼。其十二寸砲。已開放。乃出全速力。駛行。伊艦亦出全速力。取平行線前進。二船若互賽其速力。伊徐娘艦上右舷之四門九·二砲。齊擊共三次。已命中大檣第四檣。及艦尾。即不得不轉向成曲線。以避砲火。但利龍艦。正從船尾來。西利哇斯艦。又從東來。砲彈如雨注。二彈貫船腹。檣折。汽鐘破。速力大減。又中一伊徐娘艦之十二寸彈。把機器打壞。全艦不復能動。其水兵等爲利龍艦救去。時爲禮拜一拂曉。而海

峽附近遂無敵艦隻影。遂報捷音於海軍部。海軍恐於陸戰有妨礙。遂不許公佈。傳令海軍士卒禁止洩漏敵之俘虜。欲避人耳目。送至海軍部。有全權之孟島監禁斷絕交通。於是英國人民無有知此事者。倫敦市中消息最靈通者。僅知敵艦苦戰。從海峽遁去。會海軍部公佈捕獲敵艦一艘。人民復囂然攻擊海軍之失敗。佈置之不密。祇沿海居民。於禮拜日午後至深更。砲聲不絕。傳言我軍大勝耳。當海軍捕獲之一大通信艦。到彌爾福德港時。關於海戰事之電報。概不許發。傳單報紙等。嚴行檢視。凡記載海戰事。悉截留不許發行。奔不羅各及彌爾福德市中。宣布戒嚴令。有發海陸軍事報告者。以軍法從事。處以死刑。拋支毛詩。寶龐堡。及茶坦姆市。亦布戒嚴令。禁止通信。政府及海軍部。以蹂躪人民之權利。受激烈之攻擊。因事關全局。寧犧牲其名譽。一不之顧。

東海岸全爲德有力之艦隊所封。威克外海。有格塞兒。屋格湯艦。亞比爾頓外海。有亨塞艦。紐加市外海。有威內他艦。赫爾外海。有葡列牙艦。再南爲敵本艦隊。軸。

輪相接。嚴行封口。或捕商船。或徵稅金。或向無砲台之海岸。加以炮擊。至禮拜二之晨。於杜白海峽。乃遇一難。裝甲巡洋艦削龍好斯艦。誤觸浮水雷。驟然轟發。蒙重大之損害。卽向佛國進航。至東橋基。幾至沉沒。被法國扣留。卸去炮火。德政府抗議。法答以日俄戰爭時。俄艦之逃入膠州灣者。德曾以此法處置之。法政府照此例辦理。絕未嘗過分也。（下略）

（前略）我海峽艦隊之鐵甲艦。奉到會於波多蘭屯合成大艦隊之命。禮拜一夜。深過利煞屯。而波多蘭屯。已有竇龐堡及拋支毛詩之豫備艦隊。共鐵甲艦十一。裝甲巡洋艦七。水雷艇五十。惟茶坦姆之豫備艦隊。因坐失機宜。其司令官遂革職。於禮拜一夜。新司令官到任。受命姑隱砲台下。勿輕出港。因一出港。必受敵艦攻擊也。至禮拜二晨。我艦隊之狀況如下。

在波多蘭屯者。

海峽艦隊之鐵甲艦。

十一艘。

豫備艦隊之鐵甲艦

十一艘

裝甲巡洋艦

七艘

巡洋驅逐艦

十二隻

驅逐艦

十二隻

潛行水雷艇

十隻

舊式驅逐艦

十隻

巡洋艦

十艘

在唐層斯者

裝甲巡洋艦

二艘

潛行水雷艇

十隻

巡洋驅逐艦

四隻

舊式驅逐艦

十隻

沿岸驅逐艦

十二隻

在愛爾蘭西海岸者

裝甲巡洋艦

二隻

在彌爾福德海口者

屬海峽巡洋艦之裝甲巡洋艦

九隻

巡洋驅逐艦

八隻

在蘭斯愛者

裝甲巡洋艦

一艘

舊式驅逐艦

十隻

在合波蘭墩者

裝甲巡洋艦

二隻

舊式驅逐艦

十隻

巡洋驅逐艦

十二隻

此外南海岸各地有十二隻沿岸驅逐艦及十餘艘舊式巡洋艦。其在茶坦姆者尙不在內計彼處有

鐵甲艦

八艘

裝甲巡洋艦

四艘

沿岸驅逐艦

十二隻

舊式驅逐艦

十二隻

潛行水雷艇

二十隻

餘舊式小巡洋艦

數隻

禮拜二晚上便傳到軍令。命海峽裝甲巡洋艦隊同合波蘭墩之二裝甲巡洋艦及水雷艇隊。從蘇格蘭西海岸。出北方。以攻略爾威克之敵艦隊。由北海口擊敵。有多數之載煤艦相隨。惟遇敵之本艦隊。則不許接戰。直退歸伊利斯海。艦隊奉

命後。卽於夜六時拔錨。以十八節之速度。過蘇格蘭西海岸。禮拜三夜半。至羅谷。歐利埠。而與合波蘭墩之裝甲巡洋艦。及水雷艇隊相遇。再裝煤。於禮拜四拂曉。留驅逐艦四隻守本港。而艦隊復進航。午前十時。過威斯特拉之北。正午。由諾司陸轉向南下。至品脫蘭。而得一大驅逐艦向北進航之報。巡洋艦隊與二隻之巡洋驅逐艦。分往追襲。裝甲之靈谷龍巡洋艦亦助之。其餘艦仍南下。忽無線電機感電而動。不五分時。敵艦婆立門艦。現於南方。僅發砲二三。卽向東方逃去。我利龍艦往追之。又得威克有敵巡洋艦之報。使二艘之巡洋艦往追。餘六艘之主力艦隊。則得品脫蘭附近有敵水雷艇遊弋之報。三時後。我本艦隊。由東方近品脫蘭。忽從黑鳥艦蘇脫亞艦之背後。傳來砲聲。知我支隊已開戰。而前面乃有敵之二水雷艇。爲我八隻驅逐艦所追擊。以全速度逃來。我巡洋艦隊。卽攔住進攻。水雷艇卽擱淺灘被燬。船員悉降。於是更分二巡洋艦向亞比爾顛。若敵艦未去。則擊之。若已去。則竟航略爾威克。又二時後。而遣往威克之二巡洋艦歸來。謂婆立

門艦。以電信令他艦逃去。恐至亞比爾顛。亦無捕獲敵艦之機會。乃合七艘裝甲巡洋艦。及十隻大驅逐艦。以全速力進航北海。以斷敵略爾威克之歸路。以四時直向東方。至午後十時。各艦距七里。而前後互至百里。禮拜四午後一時。敵艦婆立門。以無線電警告在略爾威克之艦隊。其快巡洋艦。分隊立刻出港。舊式巡洋艦二艘。因需裝煤。遲二時後出港。二隻之砲艦。則未生火。祇能留守與砲臺兵合力守要塞。敵人於是處築二砲臺。在港口敷設水雷線。內有五寸之白砲二門。四寸砲二門。敵人嘗於千九百零四年。得英國海軍部之許可。在此地舉行海軍大操。故此羣島之地勢。及情形。無一不熟知也。敵之水雷艇中。一大驅逐艦。巡邏俄爾哥內島附近。爲我艦所追。不及逃去。<sup>見</sup>又二水雷艇。則爲我砲所破壞。<sup>上見</sup>我艦之到略爾威克者。四大驅逐艦。與巡洋艦隊。共出公海。餘七隻驅逐艦。則由西威脫蘭向東方之那威遊弋。敵快巡洋艦。得抄過我艦隊之陣列而逃去。惟在後之二舊巡洋艦。則於午後十時。爲我艦所見。而被擊沉。

我艦隊以疾風驟雨之勢。艦隊陣列之中央軍艦。便直至略爾威克。派三巡洋艦。監守港口。以便天明進攻。夜中得利龍艦來電。所追敵艦。婆立門。已得奏功。於開戰後擊沉之矣。靈谷龍艦。則報與二驅逐艦已歸本隊。其所追敵艦。終被逃去。我艦隊乃派一驅逐艦於品蘭脫之南。使守那內與西威脫蘭間之海峽。又他一艦。則遣往羅谷威利埠。傳命舊式軍艦及運煤艦來奇爾滂。蓋我艦隊將以奇爾滂爲作戰根據地。且用密電。報告海軍省。

禮拜五之晨。一巡洋驅逐艦。奉命揭白旗。赴略爾威克。勸敵之司令官亨丹少將。出降。若不聽。則將開戰。從速遷非戰員於市外。且許英國住民退去。我驅逐艦前往時。敵水雷艇出迎。不許前駛。將所賚文書取去。旋來告謂德司令官若出降。則於二十分時內揭白旗。我司令官深望敵艦降伏。不至自擊其海港。及過二十分時。敵艦猶未舉旗。則無降伏意可知。乃舉旗號。限三時內。非戰員一律退去。宣佈開戰。命小驅逐艦四隻。藉希得賽山之隱蔽。潛入港內。以搜索守口之水雷。敵見

之。開砲轟擊。我艦亦還擊。使敵不克爲戰備。正午。我伊徐娘艦。進至希得賽山之內側。利龍艦則近雅爾司堡。餘裝甲巡洋艦。則列陣於飛列塞。曹屯港口之南。距略爾威克八千碼處。至零五分。伊徐娘艦開砲。僅二發。已破查爾脫要塞。同時他巡洋艦。又砲擊略爾威克市及飛列塞。遂燬其四門重砲。巡洋艦又在曹屯砲擊敵艦。沉大巡洋艦一。焚燬一。砲艦二艘。則受大傷。水雷艇亦少保全者。是時陸地德兵。實陷窘地。蓋參謀本部。萬不料伊利司海之英國巡洋艦。乃敢如是行動於北海上。試攻擊。及由倫敦之祕密偵探報告到柏林。而大事已去。不可收拾。此處守兵。既不能立刻築砲臺。又無餘裕設掩堡。不得不棄而退後。英艦即使陸戰隊上岸占領之。我艦隊既占勝利。益向前追擊。一面擊市街及陸兵。一面掃海以清水雷。至午後。哈司巴脫艦。近至四百五十碼。用其九·二寸砲。破敵軍用船及埠頭。德之陸上戰備悉燬。軍用庫及由本國運來之食糧。焚燒殆盡。至黃昏。我巡洋艦退泊略爾威克之東。以避浮水雷。伊徐娘艦。則砲擊市之西偏。終夜不絕聲。我

驅逐艦行動最活潑。見敵有何舉動。卽以砲彈嚮之。於是敵之戰力已盡。至次晨。司令官乃揭白旗降。略爾威克遂由德軍手中奪回。捕獲德軍士約千數百人。當巡洋艦隊恢復西威脫蘭海權時。大西洋艦隊之四鐵甲艦。亦來會於波多蘭屯之主力艦隊。地中海艦隊則分遣二巡洋艦。守直布羅陀海峽。及地中海口。以從事於搜捕商船及襲敵艦。英國海軍部且令地中海艦隊。悉至歐地。頗得以封鎖蘇以士運河。此事爲最背國際法者。列國因表同情於英國。而希望其戰勝。故不至有激烈之反對。祇於形式上致其抗議而已。英政府亦允對於中立國商業之損害。則如數賠償。

英內閣及海軍部人員。於英海軍之一切行動。祕之又祕。英艦隊勝利之報。概不宣佈。於是一般人民。極力痛斥內閣及海軍部。其最激烈者。聲言欲以炸彈從事。至禮拜六（九月二十二日）始發表劫掠生烏威爾斯港之德艦隊。全軍盡覆。略爾威克戰勝克復之公報。然人民多不信任其政府。尙疑此公報之不確。而德國

新聞紙之對於此公報。一時譏笑沸騰。或以爲夢囈也。(下略)

## 第二十四章 秦姆士河南之形勢

敵軍上岸以來。約有三箇禮拜。這中間英國百姓。實在得了許多夢想不到的經驗。沒有一點防禦的都市。借着市民不服一句。就派兵來開砲轟擊。地方防禦的自由狙擊隊。到了那裏。百姓不過請他們吃了一次。或者住了一宵。便說是接濟敵人。把那村落四面放火燒起來。那些走不及的老小男女。不曉得死傷多少。總之德國兵過處。正是赤地千里。跑得動的走了。跑不動的死了。要算英倫三島上。數百年未遇的一箇大劫數。那些城市地方。自然是跑不盡的。留下若干人。忍氣吞聲。受那敵軍的陵踐。自不消說。如今且說世界第一的倫敦京城。現在秦姆士河以北。都被敵人占領了去。這河北地方。地廣人稠。是箇精華薈萃的所在。敵軍雖是占據了去。却也曉得英國百姓。是不容易歸化的。哥倫罕姆元帥。便分佈軍士各分迅地。又設立了民政廳。管理地方上一切的刑政。又要嚴防英國白第德卿乘隙進攻。以圖恢復。正

是百事叢集。日不暇給。那河南地方。尚在英人政權之下。從軍的百姓。大都從北方敗下來。也有步兵。也有砲兵。也有騎兵。合力築那臨時堡壘。且窺了機會。殺過河去。曷大陸橋。威克保橋。那裏殺傷了敵兵不少。但是大局已去。却不容易規復。祇能緊守橋梁。防那敵兵再渡過河來。不是要的。這河南地方避難人及軍士。早已擠滿了。第一缺少的。就是食物。泰姆士河被敵人用水雷封閉了。杜白及利令海峽。有浮水雷的危險。再有敵艦隊在那裏遊弋。航海既不易。外面的接濟要算斷了。祇有那兌支坡堡。吼爾驛。克羅屯。英坡立屯。這幾處地方運了些來。怎敵得過人多貨少。物價自然非常騰貴。一隻野兔。要賣數十金圓。終究有錢的人多。稍一遲徊。已被人家撻足。先得的取了去。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罷了。但是英國人如此艱難。那邊德國人。也未見得寬裕。假使糧道斷了。這些上岸的兵。不要活活的餓死麼。所以哥元帥早已留意。後路糧臺。屯積得非常之多。軍隊秩序。一絲不亂。無怪英國兵要打敗了。幸虧敗雖是敗。白弗德卿。畢得好將軍。烏羅嚴將軍。那些壓下的兵士。尚算掙一口氣。到

了實在不能支持的時候。纔敗下來。和那不待開鎗。哄然一走。敵人的鎗子都從背後進來的。這種軍隊。便差的不知多少了。倫敦的西方鎗砲俱樂部。的會員地方防禦兵。及自由狙擊隊。屢次向在西吼爾墩及克龍婆爾間敵人的先鋒隊襲擊。二十四日。這天直逼近克郎堡的北方大西鐵路。橫過可令河的地點。約有二千多人。成了一大隊攻擊敵人的工兵。一小隊措手不及。工兵死傷了不少。退回去了。次日得救了救兵。再殺過來。終究在可令河旁。把一大隊拉雜的地方防禦兵。及鎗砲俱樂部會員打敗了。且因爲克郎堡及薩烏沙的居民。接濟了兵隊。一把火燒盡了房屋。夜間英兵却過來。將可令河一帶的鐵橋轟去了。守橋的德兵又死了不少。過了三點鐘。敵兵又過來報復。美雅少佐。宣告遠近。不論何處。若有毀損鐵路的。便要懲罰。將那處房屋燒毀。敵人總以非常的手段。鎮壓反亂。怎知道失業的人愈多。反亂的機會愈熟。一般的百姓。都是怨氣冲天。敢怒不敢言。早已牙癢癢。恨得肉都要咬下了。二十五日早上。天陰下雨。我守橋的兵。矗立在雨中。淋得像水雞一般。不敢離開。

步、恐、那、敵、人、乘、間、襲、來、口、內、不、絕、唱、着、勇、壯、活、潑、的、軍、歌、自、己、鼓、勵、那、自、己、軍、中、的、軍、樂、隊、也、忍、了、飢、寒、吹、那、來、！、來、！、向、前、！、殺、盡、敵、人、！、悲、慨、淋、漓、的、進、軍、曲、泰、姆、士、河、的、小、鴨、渡、河、岸、碼、頭、晝、夜、不、絕、的、有、兵、士、在、那、裏、梭、巡、河、內、來、往、的、船、隻、統、要、盤、問、除、了、扯、軍、使、旗、及、顯、而、易、見、的、良、民、一、概、不、許、上、岸、恐、有、奸、細、雜、在、裏、頭、敵、軍、放、起、氣、球、窺、探、軍、情、便、有、就、近、的、狙、擊、隊、轟、擊、南、倫、敦、這、時、恰、如、染、了、一、種、時、疫、一、般、箇、箇、懷、着、鬼、胎、從、他、們、眼、光、內、看、來、只、要、不、是、英、國、人、便、怕、是、奸、細、這、時、外、國、人、冤、枉、死、的、實、在、不、少、二、十、五、這、天、午、後、有、一、箇、德、國、的、老、商、人、到、了、倫、敦、已、經、二、十、五、年、了、誠、實、可、靠、他、在、英、國、自、己、都、把、國、籍、忘、了、因、爲、避、兵、難、在、南、倫、敦、住、下、一、箇、高、興、同、那、夫、人、手、攬、手、的、到、街、上、閒、步、看、看、外、面、光、景、剛、走、到、合、銀、谷、通、街、碰、着、了、一、箇、促、狹、鬼、從、前、在、商、業、上、吃、了、他、虧、深、幸、狹、路、相、逢、他、猛、然、在、人、叢、中、大、呼、道、不、好、了、這、箇、德、國、人、是、哥、倫、罕、姆、的、奸、細、啊、一、時、許、多、好、事、的、人、便、圍、攏、來、七、張、八、嘴、也、沒、有、清、楚、說、什、麼、也、不、容、這、箇、人、辨、白、竟、是、你、一、拳、我、一、腳、打、箇、不、亦、樂、乎、那、有

年紀的人怎禁得起毒打早已一命嗚呼那旁邊的人兀自叫好叫打叫殺的不住口亂喊這夫婦二人要算是無妄之災了實在真正的奸細放在他們面前也辨不清楚儘有同他們稱兄道弟的親熱到了夜深人靜用那小划子渡過河去不一會又過來了人不知鬼不覺越是冤枉人家的越鬧得沸反盈天這也是兵亂時候一定的局面如今且說防軍中把那交通要道圍築得水洩不通前日北倫敦防禦用那貨車什物堆垛起來經不起那砲彈的轟擊如今便一概不用專用土砂薄泥築成堅堡架上大砲再不至若前次的失敗更有那熱心的人創辦防守大同盟會不論工商走卒都可入會其發起這會緣由以及入會章程會中規畫到處牆壁上貼滿倫敦市民都以爲報仇的時候不遠了便雲集響應除了老小殘疾擔不起槍械的人沒有一箇不是會中的會員這會也算盛到極步了

## 第二十五章 南倫敦之防禦

前章說的南倫敦防軍却有箇防守大同盟會這箇會是那箇人創辦的呢這人名

喚葛拉黑姆。是箇大雄辨家。他立了這箇名目。到處拉攏會員。好到這箇主義。是沒有人反對的。不銷幾日。會員便有好幾萬。卽日出了一種會報。葛會長到處的演說。進行的方法。都在上面。宣佈出來。無非是鼓舞國民的心。以盡那報復國仇的力。更採用了一面英國有名的古時國旗。放在現在國旗的上面。算做會中的標識。不上幾日。德國軍中也知道這箇人了。懸了巨萬的賞金。出了賞格。無非是生擒到某人者。賞多少。刺死某人者。賞多少。便有那不怕死的人。想借他的頭顱。發發自己的財。覷着便就要下手。無如這位葛會長。早已有了預備。出來的時候。許多人前導後衛的一擁過去。再沒有一點空隙兒。路途間有形迹可疑的人。便立刻由警察拿下了。就是英國政府。起初是狠看不起。的後來聲勢一大。覺得他的力量不小。不得不贊成他的盛舉。白第德卿也遣人來道意。以冀同盟軍和軍隊聯絡。一氣擊退敵人。合銀谷通公園。加培爾維公園。好谷沙公園。薩烏滑克公園。各派上了軍隊。駐紮西南鐵路及茶坦姆鐵路。敵軍初來時。爲敵人奸細轟破者。已一切修復。南倫敦的防禦。

一刻不懈却不想哥元帥却從未派人攻擊過這是什麼緣故一半是怕的人心一半是怕的地勢英國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都是極力的抵敵在那北方開戰時已領略過滋味何況是追窮的寇負隅的虎有不拚死抵敵的麼這是一南倫敦那裏街道狹小雖比不得車不方軌馬不並行的井徑道口但是市街上戰法另是一種兩面的人家便是守兵的堡壘既不能容得大隊人馬一擁而進不曉得要死傷了多少人或者能夠得手這是二哥元帥有什麼見不到所以只加意的守北倫敦却不進攻南倫敦但是每天內的探隊却不住的來告某處添了兵某處築了堡絮聒箇不了一夜有屬於亞納堡的聯隊派在剛銀谷及蘭因亨看守的一隊兵他們的意思要將南倫敦薩立河岸的防具轟去附近的自來火公司攻破使那邊沒有煤氣燈遂進擊婆臘克滄的隧道守隧道的英兵實在太少所以不上一刻遺下二十多具死屍便潰走了德兵乘勝沖鋒不意這箇隧道英國人早有了預備正在隧道內擁滿了德兵只聽得山崩海裂的一聲煙塵蔽天肢體飛舞這箇隧道埋的炸藥

爆發了。也不知死去了多少人。大約至少要有四百多人。遣往攻自來火公司的兵隊。沒有了後援。被英兵圍住。一箇箇活捉了去。把鎗械子彈軍裝等。一概剝了。然後放回。英兵從此曉得敵兵頗注意於所有的隧道。那時便將曷爾奪根路的橋。及威爾思路。薩姆內路。谷鄰加路。剛忒培里路的橋梁。都預備下炸藥。以備臨時轟發。又從加白衛路通薩立特的溝渠。車乾了水。以備防敵之用。蒲豪黑將軍。在葡綠窩公園。搭上營帳。各處來的援兵。便歸他支派。白第德卿此時駐紮在英脫沙。與倫敦司令官巴飛騰將軍。在蘇吼龍山的伊派德將軍。在斯里拋的烏羅嚴將軍。不絕的通信。前哨時時起小衝突。但德軍專力於鎮靜人民之反亂。手段不免嚴酷。同盟會的勸導員。向各居戶報告秘密會所。且將布列斯多委員會的進攻方畧說明。這等勸導員。日復一日。風聲漏洩了。好幾千的市民。依軍法會議的命令。在警察署前的空場上。處以死刑。但是同盟會會員。却不因此存那畏縮怕懼的心腸。勸導入會的人。益多。這每日入會的人數。也便日增。成了一箇古今未有的盛會。

前章說的南倫敦人染了一種疑心奸細的時疫。冤枉了許多好人。不意再生了一種堅築壘寨的心病。糜費了許多力氣。這種心病傳染到西倫敦地方。一般的開溝築牆。日夜趕築。不過比到南倫敦落後了些。這時南倫敦主要的地方。若金谷路。亨美斯密司路。高爾屯路的十字路口。黑陸路拉的落路等。都築得宏壯堅固。不易攻取。這些壘寨。哥元帥却也不放在心上。因為市民一心一意的築造壘寨。便將對抗敵人的氣燄。低下了許多。究竟這種壘寨。儵然白蕩德卿要克復北倫敦。是一點沒有利用處。哥元帥本來是絕頂聰明的人。暗想你們任憑怎樣快築。造得完備。這裏大事也就成功了。敵人將恩希大歐。做了安放捕虜的地方。約有數千人在裏頭。此等捕虜。敵人的相待却很優。哥元帥自己食物不多。待這些降兵。却沒有缺少。惟不肯放他們出來。於是外面的謠言。真若親見親聞的一般。說這樣不好。那樣虐待。監禁。黑牢。了敲打了。剋減食物了。有的人且主張虐待德國俘虜。以為報復。沸沸揚揚。人人切齒。白蕩德卿。伊派德將軍。烏羅嚴將軍。知道這種謠言。足以鼓舞軍氣。便也

不十分分辨。不肯虐待德國。捕虜便了。這三箇將軍。到了布列斯多一次。與內閣員會議半晌。決定不賠償兵費與敵人。寧可再戰。所以海軍中人。便將制海權。已恢復的公報。發出。漸漸把人民的信心。回復過來了。

二十萬的德兵。在英國境內。占據了倫敦。早派了委員。把那國民博物館。華立司陳列所。鐵脫博覽館。大英美術院。南合銀谷通美術院等處的珍奇美術品。不曉得價值多少的。收下了。運送到德國去。倫敦市民。眼睜睜的看他們。捆載了去。只能彼此互相談論。報紙上却一句沒有載。想來是被德國檢查官抹去的。有一天。敵人的一隻船。滿載了擄掠的東西。冒揭了英國國旗。從泰姆士河駛出。欲往翰堡。被英國的巡洋船所見。直追到哈爾衛的對沖。纔捕獲了。於是英國巡洋驅逐艦。察破敵人詭計。監視口岸。非常之嚴密。但是英國人民知道細情的尙少。就是海峽兩艦隊的開戰。如何詳細。尙不知道。不過他們的主義。敵軍占領的大都會。大英國數百萬人民。不久要脫敵軍的羈縛。政府陸軍海軍部及議會。已彼此一致。確定辦法。爲祖國戰。

爲祖國死。都可以決不能喪失。國家利權。冒冒失失的向敵人求和。這是關於歷史上幾千年榮辱。不是要得的。只要看葛拉黑姆。他仗了三寸不爛之舌。激烈演說。竟喚起南倫敦西倫敦的市民。投到同盟會的麾下。民氣可用。民心不死。這不是前途的一箇大希望麼。敵人占據的北倫敦。所派出巡兵。一不隄防。便人影不見。這不是逃走了。却是中了市民的暗算。冷不防的。幾箇人服侍一箇人。早已了賬。當此亂離時候。也查不盡許多。總之。這一下是關於身家性命的。那些有志氣的國民。忍了一口氣。隨時發洩出來。固然可怕。將來敵人有一朝失勢。一齊發洩出來。更不曉得成了一箇什麼樣子哩。

## 第二十六章 占領地之生活狀態

說來也甚可慘。倫敦這時候。正是暗黑世界恐怖時代。差不多點的下等社會。非餓卽死。極熱鬧的都市。弄得冰清水冷。鬼都捉得出。有一種倫敦街報。早成了德國新聞紙。又像占領軍的官報。那記事欄。滿載哥元帥對於部下的命令。關於倫敦民政

的演說告示。就是德立門。也成了德國的機關報。弗利得街各報館的主筆房。都派上一箇德國人。坐在那裏。檢查原稿。報館內。看這種人。真是眼中釘。肉中刺。一般。但是實權。在他手內。無可如何。後來。想出一箇法子。筆墨中間。夾雜一種土話。這些檢查員。解釋不出。問問他們。又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解釋了幾句。檢閱的人。無奈也只得罷休。所以這幾天。印出的報紙。那論說記事。中多有些奇異話頭。令人見之失笑。也有倒毒的一二家。發行後。被德國人查穿了。以爲他們有意舞弊。洩漏機密。便封禁了。不許出版。西倫敦一帶。趕築堡壘。哥元帥一點不以爲意。也不差兵隊去破壞。據說有一次敵軍的野砲隊。已經列陣。要將建設在橋頭的堡壘破壞。哥元帥却恐增了倫敦人的激昂氣。傳令撤退。不許開放。這一件事。講到用兵上。哥元帥却未免大錯特錯。後來的失敗。就吃了這種事的虧。後話慢表。當時德軍要求兵費的一件事。漸漸在別處報紙上登載。傳到倫敦人耳中。這些市民。便決意任憑犧牲。什麼不能不出於自衛。一法加以葛拉黑姆所組織的防守同盟會。有無數的會員。都要將

同胞在猛鷲的驚爪下救出前途。正大有可爲。所以眼前的一切艱難困苦。便忍過去了。列位不要說這種困難是不打緊的。那時有箇在倫敦市會幫備管煤車的馬夫。名叫約瑟甘。他把自己的經歷。無意中告訴了報館的訪事。訪事便將他的說話寫出來。送到報館裏。那報紙上便登了出來。後來人人以爲這箇情形。是的。真的。在下。也不免將這段話鈔了來。給列位看看。約瑟甘說道。

咳！自從德國兵砲打倫敦以後。剛纔五日。市會中搬運煤斤一件事。便停下來。我們吃了飯。沒有事做。狠覺無謂。到第七日。那辦事先生。便把我們一班人都辭退。就是閒飯也吃不成了。我的家內。除了一箇老婆外。再有四箇小孩子。平常日子。嘻嘻哈哈。想不到一點積儲。到了這箇時候。真是苦着了。不上幾天。坐吃山空。怎生支持。這六口的落開獅子。不免有一頓沒一頓的捱餓了。然而吃了苦。也沒  
有告訴的地方。只得忍耐着。聽見有人發起了一箇防守同盟大會。不論上中下三等。人都可以入會做會員。又不要化錢。假使出了一點力。也還可以撈幾箇養

家活小。我想也是一條生路哩。果然不上幾日。遇見一箇會員。在那私街小巷。做嘴做臉的勸人家入會。我想機會來了。便上前說明情願入會。那箇會員滿面笑容。問了我姓名住址。答應了。隔了一日。便有傳單來派到加列的尼路去築壘。這箇築壘。是新添出來的工業。不曉得要用多少人。只見滿街都是我到了工。隨着衆人挖泥築牆。弄得汗流浹背。覺得光陰很快。一霎眼。早已夜晚了。不消幾日。宏壯堅固的砲壘。已經告成。我出去閒走走。凡有架在泰姆士河的橋梁所通的大路。一般的築成堡壘。想德國的什麼哥元帥。要再攻擊。便也不甚容易。我以後不工作了。便派到同盟會的砲隊內。我們一隊。不下幾百人。天天在黑塔西公園內操練。又混了幾天。我便派在湯角與紐英墩。可詩衛那裏的堡壘。當一名守兵。這時通橋的十字路口。一概塞斷。聖約瑟街、倫敦街、華爾華司街、紐英墩街。各處街口所築的堡牆。都同兩層樓房一樣的高。有門可容人出入的。只有紐根脫街在。可立奪滑街頭的堡壘而已。左近人家的動用物件。不論木的鐵的綢的布的。都

徵調了來，以供我們的用。我們聽那工程頭的指揮，部署一切。這箇日子，很容易過。我所守的堡上，有七門的機器砲。那些守兵，無非是地方防備兵，自由狙擊隊，鎗砲俱樂部會員。總有數百人。昨天聞有砲兵，運到野砲五門，也分了一門，排在我守的堡上。據說再有許多砲運來。我見同行中朋友，同我一樣的換了行業，起初倒也不覺得氣悶。但是守了堡，不能隨時回家，又沒有工錢拿回家內，不免上心事。回想一月以前，趕着煤車，在這條路上，每天總要走幾次。現在却做了一箇兵卒。正是做夢也想不到的。看到橫街上，人影全無，那馬路上一羣來，一羣去，都是我輩，忍饑捱餓的人。面孔上罩了一層黃色，嘴內却狠硬，朗說復仇啊，殺敵啊。我們是大英國的國民，寧死不肯降服的啊。這種景象，我沒有做會員的時候，區區是親身經歷過的。然而近來却有些好消息。聽見說我們海軍，打了大勝仗，糧道通了。在兩三日內，定有大宗的糧食運來。我想這是最要緊的救命星，有得運來便好了。再隔上十日半月，不怕大家都做了餓死鬼麼？不論別的就是我的家。

內。昨天回去一次。可憐見的我的老婆。三四日不見。已黃瘦了許多。慄慄的說話。都說不響。我問他怎樣。他搖搖頭。一行眼淚。一行鼻涕。珍珠斷線般的落下來。我便心內像刀刺了一般的難過。不免撫慰了幾句。他到後來。纔低低的問我。道。打仗的事情。幾時可了。再餓上幾日。恐不得見你了。你瞧這些孩子。怎麼好。我進門後。一心用在老婆身上。連兩箇小孩子在那裏帶哭帶說的道。爹啊！我肚皮餓。要麵包吃啊。也沒有聽見被他一提。纔看見了在那裏哭喊着。面色也黃的。不成樣子。我一陣心痛。不知不覺也落下些淚來。一會兒便趕到市上。費了半箇金鎊。買到一大塊麵包。一點牛油。送到家內。兩箇孩子便住了。哭吃了一薄片。嚷着再要吃我的老婆。對他們說。這塊麵包要供娘兒們四天的飯糧。你這樣拚命的吃。一天都吃不夠哩。我聽了。沒得說。歎了好幾口氣。便把身邊餘下的銀留下。對老婆說了幾句話。揚長的出門。咳。不要說起這種世界。有錢也不好過。沒錢也不好過。自願自尙。且不周全。何況再有一家老小呢。我起先看守這箇堡壘。好像一大

意不要被敵兵攻了進來不免提心弔膽兩隻眼睛替換了閉恐怕有甚風吹草動後來影蹤俱無不覺厭煩了除了值幾次班外落班時候又不許出外蹲着打瞌睡空來把那看殘的報紙聚在人羣內看看這報紙是堡壘中很難得的所以得着都像寶貝一般爭先快靚有一天報紙上載着我們看守的堡壘這箇照片我看見不曉得爲什麼歡喜起來好像得了非常的榮譽他們見了也是如此我空閒時候想到家裏的景象便令我毫毛直豎所恨的爲什麼不領了我們弟兄們直殺過河去也把些敵人出出悶氣死守在這裏中什麼用難道他們十年不去我們也死守十年麼又想敵人害得我們要算苦了我們的堡壘前面已埋下了地雷架河的橋梁預備了炸藥假使他們打過來擁到堡壘前面讓我們把引火一發這箇大爆竹纔放得好看啊定有上千的敵兵不留性命這一下也算報了死在敵人手內英國人的仇可惜他們也爲什麼狠怕死的不前來成這箇大勝會呢現在南倫敦地方各種食物都缺少只有煙酒兩項却不見得少沒有東

西吃的人。餓發極了。見了酒。便拚命的吃。一醉。或者歌舞喧嘩。或者橫躺直臥。像死狗一般。滿地都是。也不怕違犯了警察章程。好到早已沒有警官了。只有那同盟會。派些職員在外面。維持些地方上的秩序。纔能夠不鬧出大亂子。最可笑可恨的。就是那班自命爲反對黨的人。他們一味的亂吹亂叫。說什麼。眼前明吃些虧。尙是有限。我們不如賠償些兵費。講和了罷。倘若兵連禍結。不曉得要鬧到什麼田地。聽他說來。好像也有一箇理在裏頭。但是敵兵一點沒有緣故。寂測測的派兵上岸。燒燬房屋。擄掠東西。戕殺百姓。就是對待非洲美洲的那些土蠻。也沒有這種強暴。看我們英國。再成一箇國麼。蒙了這種巨辱。大恥。向他求和。將來國家的位置。要列在世界的第四第五等國內。尙恐不成功。做這種國的國民。就活在世界上。有什麼好處。所以我看那求和派的反對黨。簡直不是反對黨。是許多私通外國的奸細哩。今天早上。那些私通外國的奸細。集了許多人在合銀谷通街的警察署左近。竟欲將築成的堡壘燒燬。犯了衆怒。把那捉到的一人。立刻亂

拳打死被毀的一角。即時修好。他們看見風頭不對。纔一溜煙的逃了去。我想他們不吃着些辣手段。是不死心的。死掉箇把人。算不得數。這種不要臉的人。倒要好好防他纔是。到正午時候。我守的堡壘。來了一隊陸軍電信隊。在這裏和倫敦橋及可立奪滑街。設了電話線。將來信息便可靈通了。不消幾日。我想總要痛痛的殺一陣。住在南倫敦的人。也沒有一箇不要盡言段敘的義務。總要等那敘人懊悔了。冒昧的殺入英國國境。纔算得終局哩。

從約瑟甘的說話中間。也可以想出南倫敦那裏的情形了。南倫敦的中下社會。不免饑餓。北倫敦除了饑餓以外。尚有一層。正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的。是外國兵的抄掠。他們無論早上夜間。借着徵發什麼。清查什麼。敲門打戶。甚至翻箱倒篋。都論不定的。那些居民。敢怒不敢言。已是忍耐到無可再忍耐的了。西倫敦地方。却因趕築堡壘時。敵軍沒有注意。便公然宣佈我等既築此堡壘。斷不容敵軍一人一騎踐踏到此地。究竟德國兵。怎樣分佈。纔耽擱這許多日子。且將他們分路駐防的地方。

詳細開明。斐列筆大佐的騎兵隊。陣於倫敦的北山。第九軍團合在歐塞克的新舊兵。守薩烏米尼及哈爾衛的通路。第十軍團守市街的本部。第四軍團陣於黑得公園。而守倫敦西的近衛軍團。則占領立遜公園附近。撒克遜兵則陣於倫敦市外的蘇町。常與英軍衝突。後來蘇町橋。終被德軍破壞。哥倫罕姆元帥。恆施狡猾手段。以鎮壓人民。無如愈壓服愈不是。英國國旗和同盟會旗。處處招展。同盟會報。牆壁上到處貼滿。這幾日中間。鬧出一件絕大事件。哥元帥幾乎性命不保。這事的原因。在奔通衛街上。有一間屋。住上一小隊德國的工兵。這工兵吃酒肆鬧。鄰近的幾家英國人。受盡他的累。便有一箇英人。暗暗的約定兩箇人。到他的家內商議報仇。約的兩箇人。本來是好友。住在鄰近。往來又便。起初是想候那工兵吃醉的時候。放一把火。燒他箇乾淨。後來曉得這些工兵。是專埋地雷的。屋內有許多炸藥炸彈。正好搶來應用。好到這幾天。工兵沒有什麼事。到了晚上。都醉得東倒西歪。容易下手。便於二十三日晚上。派定了一箇人。在外把風。兩箇人入內。好到亂離時候。賊是不必

防的。七八箇工兵吃醉了。睡在一間客室內。兩箇英國人。一點不費力的。捱了進來。摸到了十多箇炸彈。兩箇人便分攜了。遠遠的望那工兵睡的地方。接續擲了三箇炸彈。一時轟發。火光飛舞。炎炎的燒起來。這些酒醉兒。不死於彈。卽死於火。一箇沒有剩。他們一得手。卽飛奔的向自己家裏逃去。等到巡兵飛報救火隊來。將火救熄。查詢起火原因。你想人已死了。向什麼人查詢。只得含糊過去。那三箇人。第一次狠得法。傷都沒有受。又得了幾箇炸彈。便商議冒箇大險。去算計哥元帥。以爲擒賊擒王。立一箇非常的大功。三人中間。有一箇本來在陸軍部當過幾年差的那裏的門戶方向。沒一處不熟悉。更不需看什麼腳路。但是要混進門去。却不容易。留心了兩天。守在野外。剛巧有一箇德國兵走過。他們冷不防的。三箇人服侍一箇。拖到樹林中。將他的軍服剝下。那衣袋中。搜出幾封信來。更有一封文書。是送到哥元帥那裏的。這一喜。非同小可。真是機會到了。便興匆匆的回到家內。德國兵自然結果在樹林內。因恐有人認出面龐。把刀割得慘。怕人。更看不出是誰。他們到了晚上。就是

那當過差的英國人。裝扮起來。懷了炸彈。手內執了信。直闖到陸軍部衙門。守門兵取了信。送進去。他便跟在後面。到了辦事人門口。便狠命的將炸彈擲過去。這是出其不意的。誰能防得多少。早把這間華麗的辦事室。一霎時。屍骸枕藉。烈燄飛騰。他從鬧亂中。安穩穩的逃了出來。沒有經一箇人盤問。這一下。死了四箇書記。一箇祕書官。一箇守門兵。哥元帥幸虧不在室內。逃得性命。假使早了三十分鐘。便也要對不起了。不消半刻工夫。這樣大事。便傳遍了倫敦。沸沸揚揚。都說哥元帥炸死了。那些趁願的人。便謝上帝的保佑。也有稱贊刺客英雄的。但不知死活存亡。是什麼姓氏。急切間却打聽不出。後來哥元帥又佈出嚴厲的軍令來。大家纔知道沒有死。那箇動手的人。却可惜得了不得。以爲便宜了他。哥元帥吃了這箇驚嚇。防備得自然更加緊密。辦事的地方。另搬了一處。以後英國人如攜帶軍器。或爆裂彈藥等。不論何人。格殺勿論。倫敦人見了此種示諭。心內更爲不平。那些市民。便同他們惡耍。見有德兵行過。打着惡劣穢褻的市語。罵一箇狗血噴頭。見了成隊的兵隊來。他們

也整列的擠過去。直站在十字路口的一條路上。擠得悶不通風。德兵也曉得他們是惡耍。沒有什麼道理。不過同他們衝突。他們手內又沒有軍器。太覺無謂。將來還要被人家笑罵。譬如一直走的。便耐着氣。轉箇彎。繞道過去。他們過後。便哄然笑起來。如是胡鬧。倒也沒有法想。但是看了哥元帥的行爲。和德報紙的議論。可曉得德國皇帝。只顧要戰勝的利益。沒有什麼加與英國人民的恩惠了。那邊德英防守軍。每每兵隊相遇。衝突起來。自不消說。被撒克遜兵捕到的人。種種慘殺。更是目不忍觀。有一次。捕獲了一箇地方防備兵。被捕時。鎗械自然丟棄。却押着他掘箇土坑。掘了好半天。纔成了三尺闊。五尺長。四尺深的一箇坑。掘起的泥堆在坑外面。他們却一箇冷不防。照准英兵的腰眼裏。踢上一脚。疼痛的立不起來。倒在坑內。他們便七手八脚。把掘出的泥。一齊爬入坑內。一刻兒坑便平了。那箇人也活埋在裏頭。以爲入了地獄了。却非常的歡躍。亨薩爾全市。以爲抗拒了徵調。放火將全市燒毀。外面用兵隊圍起來。逃出來的男女老小。捉住了。用長槍叉入火內。不剩一箇。只要有

一點藉口。便殺箇雞犬不留。總之軍隊中。良莠不齊。受過教育。知道交戰規律的。固屬不少。殘酷忍刻。看殘殺做行業的人。却也很多。英國外部。尙書派人到各國抗議。砲擊倫敦市。德國軍隊一切非法的舉動。大背國際法律。要聽世界的公論。但也是緩不濟急的事。

### 第二十七章 小龍堆及愛令墩之反亂

二十七日的晚上。金谷沙耶路與黑克內路十字街口。倫敦市民與德國兵大起衝突。兩邊死傷的人均不少。金谷沙耶路與黑克內路十字交叉地方。本築有壘寨。敵軍進來時。毀壞了一半。使那市民不復反抗。這晚的衝突。當九點半鐘時。曷爾奪街角上。有三箇德國裁縫。走過來遇見了兩箇英國工人。被工人指着辱罵。裁縫心內火起。剛巧有四箇西發里步兵走過。便將無端受了辱罵。告訴他們四人。中間有一箇最鹵莽的。便開鎗將一箇英工人打死。沒有被打的人。便逃走大呼德兵殺人。兩旁人家聽見吵亂。許多人擁出來看。果然見一箇英國工人。被三四箇德國兵打死在地。頓

時無名火高三丈。有兵器的人便拔出手鎗。打那德兵。這箇當兒。遠遠有五十箇德兵。也應爲聽見鎗聲。趕來查詢。一箇英人大呼道。不好了。德國大隊兵來剿滅了。我們不可束手待斃。趕緊預備哩。這一喊。好像提醒了衆人。便各歸家內。敵兵一近。不意兩旁房屋內。彈如雨注。不及迴避的。便死了十多箇人。敵兵便向李白坡街的火車站退去。將那死傷的人棄下。敵人早在倫敦地方。到處設了電信。所以不消一刻。大隊救兵到了。這裏英國人。明知不肯干休。前次打仗時。曾將二門機器砲。隱匿在家內。沒有被敵兵搜去。此時正用得着。便架好在必由之路。敵兵一邊鎗砲齊放。附近居民。好幾百。都執了兵器出來助陣。一時喊殺連天。敵兵幾次冲鋒過來。皆被殺退。原來在這等狹路上。大隊人馬。施展不來。死傷的人。便刻刻加多。前後約一點鐘。敵兵死的約在三百五十以上。英人死傷的。却不過五十人。分明是小龍堆人。得了大勝仗了。這箇報傳開了去。那些蠢蠢欲動的英國人。好像得了護身符一般。接連便是奔通衛街那裏的反亂。這事起頭。由於第九軍團不來梅步兵聯隊中的一隊。

向立遜公園去。經過西拉街。從火車站那裏商店。打出幾箇鎗子。立刻打死了五人。五人中再有一箇是中尉。因是出其不意的打來。方向都幾乎弄不清。及至第二排鎗打來。纔清楚了。正是從以前做過堡壘的破壞商店內打出的。便開鎗還擊。沖鎗過去。不料有一門機器砲。從壁孔中射出來。死傷的便多了一時。小手鎗聲息。四圍轟起。反抗的人更加多了。這裏一帶。本來全是工人的住家。人口最爲稠密。德兵進來的時候。上中社會都逃到泰姆士河以南。這裏工人都沒有逃。他們彼此熟悉。痛癢相關。所以狠是齊心。不來梅兵隊。屢次來攻擊。都被他們擊退。因爲他們占據的地方。足以控制奔通衛街。金谷沙陸街。敵人進攻的兵。却只能從陸屯內街。剛銀谷街。威斯脫街。約克街。英衛他街等處。可惜是側面。不甚得力。但分頭戰鬪。愈戰愈酣。市民悶鬱了十餘日。趁此發洩。不論男女。各把鎗械。向敵開放。你道這些軍火。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們從北倫敦開戰時。許多是看守營寨的。更有許多是德兵入倫敦時。曾經巷戰的。看來大局已去。便逃回家內。將鎗械藏匿。成了箇良民。那些真箇居

民沒有藏過軍火的。因爲入了同盟會。三不知的從深夜派了來。若問同盟會從何處來。這些兵器彈藥。只知道有許多。不是本國貨以外。便一概不知道。這次慘酷的戰爭。雖然是小龍堆那裏惹起的。較之小龍堆戰爭。更加利害。德兵也知道不能使他蔓延。總要壓服下去纔好。是以拚命的進攻。誰知道金谷沙陸街一帶。最爲防守同盟會所注意。選定是防守陣地。附近房屋。足供防守之用。可以堅守到一點鐘以外。更有機器砲。可以橫掃街路。使敵人不能駐足。敵兵的死傷。實在不少。後來德軍中一箇少佐。指揮兵隊。驀地裏從後側面搶入。鎗口都從窗口伸入屋內。那些應戰的市民。究沒有軍隊的鎮靜。未免顧前不顧後。這間屋內。本來架上一門機器砲。忽然鎗聲大震。硝煙滿屋。便失守了。沒有幾箇人逃得了性命。不多時。立遜公園那裏。敵人的救兵來的更多。且運來許多機器砲。敵軍司令官。便發令要市民交出軍器投降。否則就開砲攻擊。這時市民誰願意說出一箇降字。斷然不許。於是重新開砲。兩邊死傷的一刻多似一刻。更不計有多少。有一隊德兵。拚命衝進約克街。與盎塞

兒間的小路上。不管小孩婦女。一概打死。都有尋常人開門探望情形。被鎗擊斃的。市民來救的前後圍定了。也一箇沒有逃脫。奔通衛街禮拜堂左近。敵兵投入炸彈。忽然大火燒起來。四面調齊了大隊。一齊進攻。敵兵覺得此種市民力量實在不小。他們的愛國心及勇敢。不下於格塞兒的軍隊。只是軍裝不完備。紀律不整肅。就這上吃了虧。終被德國兵攻破了。敗下去的市民。逃至火車站左近。四散奔走。此次德兵憤怒已極。任意殘殺。捕獲的人。不論男女。押到可詩墩街的轉角上。當聖白克拉火車站。宣告死刑。一時。夫妻子女。拉雜排列在牆壁的前面。開放排鎗。供他們打。一次。人靶都含冤負屈的死了。凡有看守過壘寨的人。沒一箇得免。陸陸續續。男男女女。押到這裏打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哥元帥得了這種報告。也沒有阻止的號令。發出可憐愛。令墩街道的石子。染遍了倫敦人的碧血。此等猛烈的壓服市民心中。那一箇不慄慄危懼。那一箇不憤氣填膺。金谷沙郎路的反亂平靖後。到處搜捕以淨餘孽。苟被捉去。無論有無證據。悉處死罪。倫敦市內謠言四佈。從報館所使用的。

傳書。鴿身上帶出大殺戮的報。泰姆士河以南。到了次日。也知道。了。此種恐慌的現象。到何時纔是止期。倫敦人民的心中。却有一般意思。以爲非我死。則不可不勝敵。因是敵人的手段愈辣。他們乘間起事的心思。愈不可緩。敵兵在蘇克黑山上。占了堅固的陣地。以防倫敦前面的攻擊。水晶宮前面的高臺。又架上礮門。足以制南倫敦的全部。大文黑山。爹希翁山。寶麥克山。多擺了礮陣。想來不久便有大激戰。布列斯多的議會。斷然拒絕德國賠款的要求。葛拉哈姆在議會中。報告同盟會的事業。其演說中有云。倘若七百萬的人民。於一日內。同樹了反旗。卽憑我人的熱血。亦不致最後的勝利不歸我們。我們人數雖多。而事事確守祕密。足見愛國的熱誠。哥倫罕姆多方欲破壞我同盟會。今且採用極激烈的方法。不謂適足喚起我國民的團結力。刻聞保守派蘇格蘭人。已整隊南下。威爾士人已集於牛頓。吾人前途的希望。正未有限量。政府黨反對黨兩面聽了這種議論。不覺大聲喝采。葛氏既把近日發出的令。宣布於議會。未復說道。南倫敦今日。已不啻金城鐵壁。不易攻取。不久。率我

百○萬○的○愛○國○志○士○渡○河○以○攻○哥○倫○罕○姆○決○不○使○彼○將○繁○盛○都○市○久○久○盤○踞○了○去——  
葛拉哈姆雖是這樣演說。但從哥倫罕姆眼中看來。起初本不以爲意。於一種報紙  
上。卽變成德國官報性質的。再三申明告誡。要倫敦人民。不要誤聽匪言。致喪性命。  
他的意思。以爲英國失敗。是毫無疑義的了。所不解的。爲什麼得不到英國的覆文。  
不得已。便派了第二次軍使。到布列斯多。要求答覆。英政府把文書。仍如石沉大海。  
一般。一無信息。後來由德國政府。行文到俄國駐英公使那裏。代促回信。不意英國  
的外部。僅受領了文書。關於賠款問題。終是一語不答。這時英國的制海權。已恢復  
了過來。哥元帥糧食漸漸告罄。英德間通的海底電線。亦被割斷。在巴黎報上。載有  
二大郵船往來翰堡到美洲的。在蘇格蘭北面。被英國巡洋艦捕了去。在海峽那裏。  
亦捕到德船不少。有一艘。被捕時掘強。爲英兵船所擊沉。此種事。倫敦人看來。以爲  
無甚關係。他們所謂有關係的。只有陸地的戰勝而已。此時防守同盟會。究爲什麼  
不起而反抗呢。原來南倫敦雖然有個頭緒。現在正在鼓動西倫敦。分區集會。訓練

民兵添築堡壘。準備進攻。至於倫敦市中。經過一次反亂以後。更加秘密。一被敵人屬目。捕去開軍法會議。再莫想着性命。所以市中雖知道有幾處支會。若問會員若干。會場在那裏。刻下如何設法。除了總會以外。殆沒有一个人能知道底細的。有一天。德推黑姆街一巨屋內。被德國偵探。探明是同盟支會。圍住搜捕。共捉到二十七人。審出三個爲首的人。當衆人面前鎗斃了。此等處置。以爲警戒衆人的地步。不意那些市民。爲了國家的獨立。都是至死不怨的。這種處置。便沒有什麼效力了。

## 第二十八章 自由恢復之激鬪

十月一日午後二時

德立門報發信

愛令墩之亂。大殺戮以後。過三日。哥元帥恐人民蜂起。發令布告。凡安分良民。勿攜軍械。設有違令者。以軍法處治之。嗟乎。是固以命令強制欲使人之枉其良心也。我等能勿屏息以待復仇之時。機乎。

我民所謂言論之自由。其權已爲德人所控制。每晨發行之報紙。必先受嚴密之

檢查。而得其許可。報館之主筆房。恆有傲岸之檢閱官。踞於著作之椅。若我社。更成哥元帥之機關報。報館門首。守以德國之兵。我等。即欲灑其熱血。亦無可灑之地。

今日倫敦之戰。雲漸油然。佈於市中。迫於饑渴之倫敦人。已幾失其忍耐力。分送防守同盟會。會報者。執而置諸獄中。報紙悉充公燒燬。此會報者。恆勸人忍耐。以靜待政府之處置。所謂政府之處置。其言果確乎。實不過同盟會舉動之代名詞耳。

午前十一時。人民乃攻擊通行過牛頓街之不來梅步兵一隊。從紐孟街一帶商店之窗內發槍。敵兵立定應戰。忽爾市民羣集。四方響應。而此兵隊遂入重圍。有從最近樓窗上。擲出炸彈者。一時爆發。死者二十五人。敵兵即時潰亂。兵官發口令。恢復陣勢。再開戰。北自德推黑姆街工人住宅處。南至松耗街。約有數千人。陸續加來。牛頓街最激烈。槍彈如雨。敵人不克保守陣地。徐向紐孟街。耶塞堡街。沙

立街可社街。西鴉綠街之小路中。紛紛退去。遂被鑿殺。生還者無幾人。在德推黑姆街。生擒德兵官二人。因欲報復前三日葛列屏將軍殘殺之仇。乃用殘酷之手段。鎗斃此二人。此次戰爭。互一時許。而德援兵終不至。遂至潰敗。市民知不久。必有德大隊兵來。於正午後。於各街方面。趕設堡壘。至午後二時。四處堡壘告成。數千市民。分守之。

十月一日午後二時

德立推可拉報館發信

倫敦人於事之真面目。敵人殆無有知者。倫敦無論男女。於胸前刺上一方報土。剪下之。畫約二寸見方。此畫非他。卽防守同盟會會員之證也。哥元帥又何從而知此。白第德卿與巴飛騰將軍。議欲使敵混亂。莫如使倫敦人反亂。敵軍旣應接不暇。不得不撤回前敵之撒克遜兵。於是倫敦市民。擾其右側。白第德卿部下攻其前面。而事不患不濟矣。

倫敦各地。已暗派到同盟會會員首領一人。使守會中之定計而實行之。今者牛

頓街之反亂。既首先發難。數十之繼武者。遂蜂起於各地。處處築造堡壘。以爲堅守計。且有多數軍械。密輸入於倫敦。而於敵兵之屍。所有鎗械子藥。務必搜取。以厚集其兵力。英國古時軍旗。白地紅字。描聖約瑟之十字架形者。招展於各地。是卽同盟會之徽幟。而與國旗同其欽仰者也。

敵之援兵不至牛頓街。至使潰敗。人每疑之。不知哥元帥實無暇顧及。彼於劍蘭所設堡壘。尙未完備。驟爲市民所攻擊。哥元帥急發立遜公園之兵。欲乘同盟軍之不整。從浦令思葛埠威爾士路以奪其旗。劍蘭一處。死傷實已至四百餘人矣。在司的坡內。又得反亂之報。敵人以爲偶爾騷擾。不甚經意。令人往查。至孔詩寫路。忽被掃蕩。至無一人。生還者。及得報陸續發兵往。不意防地極堅固。常被擊退。於亨美斯密司路。及諾鐵兌。受非常之損害。激戰至二時後。僅奪得黑克內陣地一處而已。

防守同盟會所發之祕密令。果何如乎。其大意謂英國今改爲戰鬪之準備。倫敦

既以作戰計畫。使各地先行反亂。事變之大要。殊不必祕密。泰姆士以北。已爲激烈之血戰。成文明社會歷史。上千古未有之慘劇。敵人欲爭土地而戰。我等爲我自由而戰。正義所在。最後之勝。必歸之我等。可恃以無恐也。

倫敦從一切之報告。有一事可確信者。卽倫敦人用意周到。以待事會之來久矣。登高一望。羣焉響應。哥元帥所居地位。實危如累卵。我報館中駐有二人之檢閱官。靜坐吸煙。凡關於市街戰爭之失敗。一語不許登載。幸通信權尙未全廢。而得以詳情奉告。則其所謂檢閱權。亦終歸失敗而已。

十月一日午後十時

同上

牛頓街之大戰爭。我通信員亦在堡壘中。得詳細之報告。維廉倍克將軍。急調斐耶甘希將軍所統帶之第十九師團大隊前來。一隊從高支街進攻。他隊過好兒保龍街。紐曷可詩街。由克陸司街以入松耗街。而擊同盟軍之後。此處堡壘。市民大隊守之。皆佩同盟軍之記號。萬人一心。備有機器礮。兩軍開戰後。我軍斃者亦

數百人在牛頓街彼此均有堡壘。而兩邊所傷實巨。於惡耶得街。市民設計僞棄堡壘遁走。爲敵兵所據。有突然千餘男女。從側面圍攻之。敵兵死戰。終無效。傷亡殆盡。女子卽其身旁。收取鎗。刀子。藥。男子復修堡壘。據守。一時風聲傳播。於巴西街堡壘。亦如法僞遁。斃敵兵五十餘人。戰至黃昏。敵人知力攻無益。乃以炸彈投入堡中。損害頗不小。屋內火起。幸是處之暗龍頭尙存。且有二輛機器救火車。將火救熄。敵兵屢次衝入。終無佳績。更從立遜公園。運來山礮數門。排列壘上。不絕開放。於是堡壘上處處生破壞。有一彈丸直入守兵處爆發。擊死十數人。礮煙蔽天。負傷者呼號聲與礮聲相應。光景慘澹。至不忍目擊。似倫敦人已屆末日。而將待上帝之審判者。卒至紐孟街礮壘先破。敵兵從推恩街冲入占領之。市民各據小路。彼此混戰。兩軍斃者。至以千計。雖知壘寨已破。終必無幸。但以戰亦死。不戰亦死。不覺愈戰愈酣。至三十分時。力尙不屈。乃有驚喜出望外者。聞轟然喝采聲。起於德推黑姆街上。則克拉公衛人。與巴爾姆黑立人。聯合來援。直攻敵側面。市

民間有援兵來。聲勢益壯。戰線益廣。至午後九時。維廉倍克復發援兵來。已不及。德兵遺下死尸二百餘具。遁去。同盟軍終得奏凱。

明日之戰報如何。尙不可必。惟冀大勝利之報。終屬於我倫敦人而已。

十月四日午後六時

德立門報發信

占領倫敦後最後之決戰。將於是始矣。倫敦已入擾亂之旋渦。昨夜之斃於亂軍中者。殆不可以數計。前日所最可寒心者。爲滑脫拉事件。報紙上既嚴禁登載。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亦惟有記大略於日記簿中。以俟後日之考證而已。維廉倍克將軍。占領倫敦市之主要部。以市廳爲其行營。是處逃亡者多。故居民甚少。倫敦之富。已盡入德人掌握。但既無處銷用。又不能移回本國。其出都城者。不過儲於薩烏米尼及歐塞克等處而已。故英蘭銀行庫中。尙存有巨萬之金銀也。哥倫罕姆元帥。知事機危急。各種方面。不可不備。倫敦之西。有白第德卿部下。及同盟會之補助兵。泰姆士以南。有民兵堅守之堡壘。中央倫敦。又隨處反亂。不易撲滅。是

無異。遍埋炸藥。導火線已着。將轟然起而爆裂矣。

今日報告之達於英脫沙白第德卿本營者。勝敗不一。多自相矛盾。殊不易得其要領。其大要則謂由軍裝男女所成之部隊。集合於利兌谷、松仁谷、葛金格、墨屯。不時從鐵路來。自拋支毛詩、普里毛詩、歐其塞、布列斯多、葛爾色得等。此等民兵之來。實由裔耶德葛拉姆奮戰後。風聲所播。得奏此效。果向稱保守派之威爾士礦夫。與德立司及寶龐之農夫。亦相率而來。其餘都市。亦皆整頓武備。以冀擊敵。恢復帝國之聲威。爲惟一之目的。

牛頓府爲主要之集合點。可從白第德卿之右側。由白立及墨屯進軍。是時敵之騎兵隊。橫互於畢南。至恩必屯、帝威、西倫敦一帶地。騎兵外卽爲撒克遜兵。而撒克遜兵進行之路。已於前數日爲西倫敦人民所築堡壘遮斷。邱橋、利支的毛橋、金格墩橋。悉被轟斷。白第德卿則與在水晶宮之哈飛划將軍。共保泰姆士河南地。

將來之戰爭實關係於國家之危急存亡。敵兵雖已入重圍。其兵器優於我。其士卒精練過我。勝負之數實未可必。但我防守同盟軍。聖約瑟之紅十字大旗到處飄颺。亦足壯我軍敵凱之氣。

奇白龍地方。今晨又有敵之近衛兵與民兵衝突之事。事之發端該處民兵練習鎗操。爲敵人憲兵所見。欲逮捕之。民兵不服。憲兵發鎗死一人。民兵大怒。發鎗迎戰。憲兵多死者約半點鐘。而敵援兵一隊來至劍塞谷利之狹街路。爲民兵要擊。遂開戰。在黑陸路之大壘寨附近。激戰最烈。我社之訪事人適在斯地。目覩苦戰之狀況。民兵殊死鬪。至一點鐘後。敵兵敗退。過南達華爾。而入聖約翰翰森林中。如是騷亂。防守同盟軍欲使哥元帥東西奔走。疲於應付也。所以劍塞之亂未平。而第二反亂即起於太爾士墩。第三反亂即起於蘭因亨。第四反亂即起於惡馬墩。此實同盟會預定之計畫。而令各支部同時反正。以便互相提挈者也。南倫敦爲同盟會聲援。乃於倫敦橋之堡壘。有野礮數門。列陣向市中之主要部分。即維廉

倍克將軍之行營。倫敦之市所。遂去市長而占據之者。不絕攻打。市廳遂半被擊毀。若泰姆士街、加諾街、金谷衛街。亦被我礮擊。至不能保守其陣地。

南倫敦恆知泰姆士以北之真相。故一切不至誤會。當礮擊後二日。乃以水底電線。沈於泰姆士河中。而與在薩烏滑脫我報之臨時事務所。互遞消息。於是朝暮所有事件。不絕報告。使得發印刊布。此水底電信。非常嚴密。始不爲檢閱之德人注目。於一點鐘前。得傳來密電。我海軍又得大勝。有多數德國鐵甲艦。轟沈及捕獲。殆與得電同時。卽午後五點鐘。倫敦忽然喧傳。防守同盟會本部發出命令書。倫敦剋期於今夜十點鐘。反正我同志國民。其各努力。以助國家。此數語。印紅紙上。街頭巷口。遍處貼滿。及爲德軍所見。則市民大半已見。雖極力禁止分貼。且捕去數人。而市民彼此互傳。有驚駭者。有歡躍者。殆無一不知此語。今已六點鐘。距所定時祇四點鐘矣。倫敦之大活劇。不久將開幕。其選定夜間起事者。倫敦自礮攻後。市中已無一電燈與煤氣燈。一入側街中。則黑暗若地獄。同盟軍蓋欲利用

此暗黑。以追擊敵兵。使不知所藏匿歟。

### 同上深夜發

倫敦此時市民之鬱忿。已達極點。演此復仇之慘劇。至非楮墨所能盡述。我握管時。奮呼放！殺！之聲。與雜然鎗礮之聲。猶盈耳鼓也。午後九時。余至弗利得街。見非得許可不能出家之市民。已走集於一處。敵軍不知何往。不見隻影。惟聞於蘭得辯山麓。有德軍列陣靜聽哥元帥之號令。至午後十時。於弗利得街之張塞利角上。聞有排鎗聲。未幾鎗聲四起。錯落如雨雹。不復可記數。中雜以大聲者。則排鎗焉。後始知於張塞利角。有敵步兵四十人。前後要擊。無一得生者。余乃從阿爾推角。轉至司脫郎屯街。則見國防軍方從曷太陸橋衝下。直入司脫郎屯街。如蜂擁前來。而敵軍亦不見一人。余見我防守壘寨之民兵。面目黧黑。瘡惡如鬼魅。乃急歸報館。以待報告之至。

未幾。報告紛至。不容悉記。大概民兵鮮紀律。往攻列陣之德兵。多被擊退。而追擊

之德兵轉入小巷者。多爲民兵截殺。兩邊互有傷亡。而德兵占多數也。

南倫敦於曷太陸橋衝擊外。哈飛划將軍。尙未發全部衝入之命。而於十分鐘前。知白弗德卿已率部下。夜襲撒克遜隊。但其勝負之報告。尙未至也。

我臨時事務所對岸。不絕發來電信。問如何情狀。余亦陸續摘要告之。最後忽有大爆發聲。館中房屋俱動。若地震然。館中諸人。無一不驚駭失措。雖然。血戰方殷。不足爲怪。惟勝負所在。則此時殊不易窺測耳。

## 第二十九章 曷太陸橋上之光景

有一箇少年。年紀約二十歲左右。人家都稱他約翰白題先生。他派在曷太陸橋的營寨看守。於胸部受了重傷。載到聖馬丁野戰病院內醫治。靜臥在牀上。這日是十月五日。走來一箇報館訪事。要向病人探訪些戰場消息。剛巧這箇負傷少年。想要寫一封信去。告訴他的姊姊。苦於自己不能執筆。自己說出來。請人代寫。訪事人難得攬着這箇美差。聽見了。一口答應。要曉得隨說隨寫。訪事人都有這種本事。說完。

他的筆也停了。不算什麼稀奇。這箇少年本來是郵政局的書記員。聽他說道。我們今日要算是守法律的兵了。看守營壘。前後計十三日。這十三日中都是半饑半飽。更沒有好好的一夜睡覺。提心吊膽。防那敵人的攻擊。我所守的堡壘。本是極粗雜的。不過疊置些傢伙什物。到第三日。派來幾箇穿軍服的兵官。知道不妥。便發令改築堅固的堡壘。附近的房屋內。設了機器礮。橋梁下放上炸藥。以便緊急時通電爆發。守壘的男子。約有千餘人。但派得鎗械的人。卻是不多。我於平常日子。喜歡打鳥。打得很好的準頭。他們問了我。纔把一枝鎗給我。心中狠歡喜。以爲偷然沒有鎗。直立在這裏。做了人家的鎗靶。不要冤麼。後來聽得防守同盟會成立了。便有會員來勸入會。不消說。自然入了會。宣誓記名後。便發下兩個肩章。用絹做成。教我好好的收藏。以待臨戰時佩用。以後數日。沒有什麼事。覺得很無聊。日子也狠長。不曉得敵人幾時發作。不敢懈怠。等到一落班。便在人家屋簷下睡一覺。或者到人家屋內空牀上睡了。但是總沒有睡箇全夜。且覺得不及屋

簷下的爽快清涼。後來便不去找什麼牀了。有時見一二箇敵兵走過威令登街。便使出打鳥的手段。伏在一邊覷定了。喝聲着果然打了。倍大一箇人比打鳥容易得多。便應聲倒了。那些戰友見我鎗無虛發。都齊聲喝采。那河岸一帶碼頭。以及棧房附近。每夜都派值班兵。輪番看守。有一夜我也派着了。在孔詩寫路的後面棧房中監視河上。時月色甚明。四邊寂靜。在早晨二點鐘時候。不意有一小舟。在棧房影裏搖來。剛過我的前面。搖櫓的人。停了手。張望一番。大約尋上岸所在。我呼問爲誰。舟內的人不答。我再大聲問爲誰。小舟便搖動離開。我便大呼有了。奸細了。一面卽開鎗。先把一箇人打倒。第二鎗卽把搖櫓的人打着。噌咚一聲。倒入河中。小舟內人趕緊逃走。未到橋邊。被機器礮開放。將小舟打成粉碎。每夜如此緊防。敵人的間諜欲乘隙上岸。殊非容易。但是我等於對岸的現狀如何。也都一概不曉得。只見那公共地方。盡揭了敵人的國旗。欹壞的房屋。時時冒出火來。接續幾日。沒有熄滅。後來喧傳制海權恢復了。知道尙未得到大勝利。西十月四

日同盟會發出召集會員的命令。定期於夜間十時。羣起進攻。紅色的兵符發到。我等知道時機熟了。大家磨拳擦掌。准備廝殺。許多同事的人。在約克街取到幾大瓶的酒。勸各人開懷暢飲。預祝今夜的戰勝。軍營中雖是不許吃醉。少吃些是不妨的。況且這種東西。最能壯旺人的勇氣。只要看我們英國的名將勇士。那一箇是不會吃酒的。這一天。心內焦盼至夜。覺着地球的旋轉格外遲了。太陽在那樹杪好半晌。尙不肯下去。日間並不攻擊。不過開過數礮。敵營有時亦答礮。礮彈落在堡壘的中間。沒受過什麼損傷。日暮時。我立在堡壘上。遙望天際。一輪紅日。其色如血。比尋常大了數倍。餘綺滿天。景致奇麗。好一會。太陽下去。黑雲佈空。暮色蒼然。煙霧四起。寨前橋下水流湍急。成聲淙淙不已。我忽然感觸不曉得。明日此時再成如何。光景復能立此堡壘上否。能見此夕陽。見此流水否。但願殺敵立功。全局優勝。則雖不克見此景色。亦復何害。繼念不要說晚上不得見。就是明天早上。要見那東天初白清氣撲面。坐看泰姆士河岸。東方雲際初成淡茜色。繼變

紫色。繼變灰色。忽然光芒四射。那朝旭漸漸升起。這種清閒幸福也恐怕做不到。正是躊躇滿志的時候。不覺時已黃昏。光陰一刻近似一刻。同事的人都在那裏磨擦鎗管。互談那戰場上的故事兒。我們今夜真用得着會中的肩章了。我們將爲了祖國拚箇死活。奪回自由權。今夜誓必將聖約翰的大旗。扯上對岸的營壘上。撤去他們的國旗。夜益深。遙見威令登街上。那幾點火油燈的光。照到敵人的堡壘上。黑魘魘。慘懶得怕人。便有三箇人告奮勇。搖着一隻小舢板。到橋下去。細察敵人。有無準備下炸藥。以便把那引線割斷。敵兵一定早擇了形勢很好的地方。排下陣勢。等待我攻擊兵前往。哥元帥要算見機。見了約期舉事的兵符。便不去究市民。只一味的擇要駐兵。明知這夜不是捕捉市民。所能了事。

驟然一發。礮聲起於烏米尼德街。不覺一驚。急取時辰表觀之。見十點鐘。僅差二分。知道時候到了。我的身體向來荏弱。這天僅在早上吃了一點薄粥。這時不曉得那裏來的力氣。頓時精神倍長。我堡壘上的喇叭。也在那裏。嗚嗚的吹動了。我

等便立刻起身。歸了隊。兵官傳出的軍令。極簡單。僅向前！打。三個字。以後便是鎗聲。礮聲。如萬雷齊發。敵人應戰。亦極猛烈。於前三日派來的礮隊。此時正把偌大的彈丸。送到敵壘中。不絕爆發。我們便連呼萬歲。我們的堡壘後面。有好幾萬的市民。但恨隔着一條泰姆士河。窺他們的意思。便要直衝過去。這時鎗聲。呼喊聲。震天撼地。兩耳爲聾。反覺得寂靜了。只見黑煙中。夾着火燄冲天而起。也不止一處。雖是深夜。被火光耀得同白晝差不多。空中黑點。往來飛舞。便是礮子了。剛巧我們堡上的一發重礮。正中敵壘。爆發起來。瓦礫煙塵。飛騰半空。敵人便頓時沒有聲息。反使我們吃了一驚。不曉得真是潰走。抑另施僞計。後來知道不是爲了我們大礮。是金谷衛同了司脫耶屯市民的大隊。直衝敵人右側。便沒有暇時顧到我們這邊。我們也恐怕擊了自家人。便也不開礮。堡後的市民。便蠢擁向前。我們隊內亦有告奮勇要衝過橋去。併力攻敵。右側堡內的司令官。係葛列其將軍。初時不許。因爲不知虛實。恐蹈了奸計。後來市民喧鬧。其勢已不可遏。只得

傳命開門放行。那些市民沒有什麼紀律。沒有什麼顧慮。鼓着勇氣直衝過橋去。我們也就出隊了。過敵壘邊。敵兵已不守壘。殺聲四起。那些市民發了狂一般。最利害倒是婦人。見敵就殺。我看一箇德國兵已受了傷。沒有對敵的力量。被一個婦人看見。趕過來。一刀砍下。送了他的命。再有那哭喊着投降的。也沒有放他生着一個。我們過司脫耶屯街。威令登街。便從死傷人的身上直踏過去。也顧不得什麼。守曷大陸橋的大隊德兵。及翰堡兵隊。這一陣廝殺。可稱全軍覆沒。所受的損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此時心中。正如吃醉一般。更不計較什麼利害。便直向脫耶嚇街襲擊敵兵。不知道這一著大錯了。前次是在街道中間。有紀律的兵隊。也施展不來。容着我們亂鬪。占了勝着。這裏是空曠地方。德兵早按着地勢。列了隊伍。正如猛虎一般。待我們前來就死。從司脫耶屯街進擊的。被那邊機器礮開放。死傷了許多。但是後面的人。尙是擁向前來。前面的人。不要說不能退後。就是立也立不定。我見時

機已亟。前面的人已死了許多。便轉入克郎堡的鐵柵旁小路中。是處有避難人所造的矮牆。余望見公園前面有許多婦女。正擠在敵人礮路內。一時哭喊連天。不知打死了多少。余身傍也有一個女郎。他美麗的頭髮已亂如飛蓬。雪白的玉腕染了幾處血點。忽然狂叫一聲。倒於地下。我那時覺得胸前冰冷的一下。也倒臥在這個女子身上。便昏暈過去。人事不知。及至醒來。已在病院中了。

以後事如何。我總一點沒有曉得。我所守的堡壘。未曾破壞否。要你們告訴我了。我狠願知道他的下落。

這夜。同盟軍在倫敦橋、婆臘克甫橋兩處。痛加襲擊。真得了全勝。南倫敦一帶。方纔脫去敵人的羈絆。

### 第三十章 英軍大勝

這章所記的事。是泰姆士報館的從軍訪事人。於十月五日。寄到館中的信稿。但被德國的檢閱官看見。不許發印。遲至數日後。始行發表。成了個昨日黃花。在下摘錄

下來。卻恰好敘那攻打倫敦的事情。報上說道。

今日早晨至午後。大戰幾點鐘。我軍已將倫敦西方附近一帶。悉數掃蕩。防守同盟軍。可以直進攻西倫敦。無復障礙。但目下是狹路上戰爭。與以前野戰。迥乎不同。調動軍隊。殊非易事。所以死亡人數。刻刻增加。撒克遜兵和斐立希將軍所指揮之騎隊。已分向黑陸丕屯方面敗退。但在罕浦附近高地。尙有大隊騎兵。足以抵敵我進攻之兵。此隊爲瓦敦堡公所指揮之第七撒克遜軍團。以防我由西方及南方進擊倫敦之軍。南自泰姆士。北至畢南。列陣。加以警備。泰姆士河岸。尙有豫備兵隊。從蘇町至亨美斯密司。中間所有的橋。一概毀去。所存者。止潑他尼橋一處而已。

使余之測度非誤。則白第德卿所定之進攻方略。以國防軍當敵正面。以牽制敵軍。撒克遜兵。而不復移其陣地。自率正兵及民兵。於衣西約及金格墩附近。猛撲敵人左翼。其時南倫敦防禦其本營。在水晶宮者。統委之哈飛划將軍。將軍更選

部下之精銳者。悉送至白第德卿處。以厚兵力。而敵人則因南倫敦民兵羣集。泰姆士河上之守橋兵。不復能支。必將撤退。撒克遜軍團長瓦敦堡公。或且親赴前敵。調度一切。如是則撒克遜軍隊。與他軍隊間之距離漸遠。而我軍得達戰勝之目的矣。以上爲我於開戰前。本所見情形。而私爲測度者。

德軍中偵探雖敏捷。而如此機密佈置。殊不能悉。我軍正兵之調動。乃在深夜。西倫敦厚集兵力。彼等一無所知。至四日拂曉。各軍已赴陣地。工兵隊在華頓橋之南方泰姆士河邊。趕築浮橋。爲敵軍步哨及巡兵所見。向之開鎗。不意我軍於夜間早占據河岸一帶民房。聞警卽出隊。將敵兵擊退。及敵援兵礮隊來。又爲我南岸礮臺之十字礮火所擊。彼等無從駐足。至午前七時。浮橋成。我軍隊卽渡河。同時於羅谷拉墩。亦成浮橋一座。在赫姆堆法廷附近大戰。亦得奏績。蓋敵軍因我兵大敗。決不料集兵如是之速。且不出固守之計。而竟進擊也。敵軍之計畫。以爲白第德卿。必將自率國防軍。而輔助之以正兵。以補民兵荏弱。

之缺點。同時用橫陣攻擊。以爲敵人必措手不及。故將小河橋梁遍佈鐵條網。約兵退陣於後面。而豫備斐立希將軍之騎兵師團。從旁橫掃之。使英兵潰亂而走。是夜兩軍之哨兵。到處衝突。撒克遜軍所對陣之國防軍指揮官。選出數隊善鎗手。分置前哨。多與彈藥。使逼近敵人前哨。伺便放鎗。非轟斃。卽捕獲。天明方收陣。如是則敵人益知所度之不誤。信明日必於此方面。將開大戰也。

至曉。英軍正兵。在泰姆士西方列陣。河南之重礮臼礮。猛攻敵軍左翼。瓦敦公見英大軍進攻。急傳令塞丕登。黑利福舉兵來援。然已不及。英軍已渡羅谷拉墩。占領倫敦及西南鐵路泰姆士白立支線之東部。得後隊之助。由泰姆士西岸。一直線進攻。其左翼達甘坡登公園。在華頓渡河。於我軍連絡。餘若婆拉克。約克。塔角澳。生白立陸等地點。都是浮橋及渡船。迅速渡河。一霎時。泰姆士河岸一帶地。已入於我軍之手。正兵在前。民兵居中。義勇隊後殿。數千兵一齊衝鋒。撒克遜兵不支。遂由蘇蘭向巴令退卻。敵人有數門野礮。我軍緊追。擬捕獲之。適敵人得後援。

遂列陣再戰。

後由捕虜告知敵情。則敵軍實由瓦敦堡公親自指揮。從蘇蘭敗退時。不過一大隊兵。及數門大礮。以備國防軍之攻其右翼者。又有兵一大隊。則得最好形勢。使軍團佯退。則此隊直拊追兵之背。乃瓦敦堡公於開戰後。忽接哥元帥軍令。速調兵往倫敦市接戰。此令之來。爲時已舛。哥元帥以爲西方之敵。將被擊退也。瓦敦堡公方欲照軍令分兵。而我正兵出不意。攻其左側第十二軍團。遂瀕危險。瓦敦堡公命部下死戰勿退。以羈絆我軍。而其右側通倫敦之各路。如威斯脫、脫利登、威斯菩令、畢南等處。爲同盟軍所破之敵兵。都屯聚於是。惜哉同盟軍。若爲精練之兵。必使敵兵不能退後。卽退後亦不能如是之易。乃追擊旣遲緩。越溝渠等又費時。敵伏數兵要處。卽受十字火。而蒙大損害。使敵得乘隙收兵。同盟軍達威斯菩令時。已紛亂不成隊。因需進擊。不得不立定重整隊伍。會斐立希將軍所領之重礮隊。突然從壹甘黑村後開放。遂四散亂走。不復可約束。敵騎兵從橫掃來。如

羣羊爲虎狼所迫。被屠者數百人。數千人。被逼跳入河中。溺斃者無數。國防軍向西方潰走。敵兵於此處得勝。而瓦敦堡公。亦舉兵向倫敦前來也。

撒克遜兵亦遇一危難。爲我利支的毛山上礮隊。以五千碼距離。向隊伍密集處轟擊。死者無算。同時伏於邱公園之狙擊隊。衝鋒而先。敵倉皇向北方敗退。至厄令谷附近。與威斯善令之聯隊遇。遂重整隊。威斯善令之聯隊。從大道由阿克沙園、大龍亨園、進行。不及半時。而前隊鎗聲又起。此處大路小街。悉被堡壘閉塞。爲狙擊隊守禦地。深藏房屋中。不知有多少。時敗退之撒克遜兵。不暇打算。已經開戰。大礮過近。不能得相當之地位開放。因已在鎗彈線界內也。不得已。只能肉薄而前。冀將堡壘攻下。乃向高爾屯街用石片築成之大堡進擊。而兩邊屋內。鎗彈雨注。利支的毛之礮。又不時射擊。死者枕藉。悉被擊退。先是敵人於西南方。隱隱聞礮聲。旣而漸近。至四時頃。而聲大震耳矣。是蓋瓦敦堡公退後之兵也。公率部下。向東南退下。擬堅守由威斯脫、倍脫飛、滌、巨黑烏拉一帶地。一面援助斐立希

將軍之騎兵聯隊。以支持進攻之英軍。使其右側得退於克耶堡。未幾當左翼處。英軍渡河來。聲勢益振。一面攻黑烏拉。一面卽由討甘黑及衣司立華。壓敵側面。瓦敦堡公不得已。遂棄陣地。左翼從鐵路線路退。及退後。又令左翼軍。再返兵取陣地。但傳令過遲。兵已入重圍。被虜者已不少。而斐立希將軍之兵。已越可隴。而集於黑毛寺橫。以禦同盟軍。至不能得瓦敦堡公之援助。

斐立希將軍。一意攻同盟軍。使之潰走。不知英正兵。已占領黑利登。將德騎兵隊。與瓦敦堡公部下兵隔斷。萃力攻騎兵隊。遂不支。向北方敗退。瓦敦堡公部下。亦損失過半。入夜。白第德卿傳令停戰。全軍從右烏龍潭起。直至左面可令堡。均紮野營。張幕。白第德卿則在溫蒲立爲本營。

余以此次戰爭。質之知兵家。有謂白第德卿。當乘勝選精兵。速守丕屯。以截敗兵之回入倫敦。乃不出此。是謂失策。他一派。則謂敵人敗兵。固當使之入倫敦。不啻驅入於陷阱。白第德卿之處置。至爲妥協也。

再有那占領倫敦的第四軍團司令官葛列屏將軍。所記日記一節。亦足供參攷。並錄如下。

嗟乎。我軍之地位。乃不啻危如累卵。倫敦陷落。英國當意氣沮喪矣。孰知竟大不然。其反抗之激烈。實出人意外也。

嘗論英人頑鈍遲緩。乃一旦奮發。至若厲鬼惡魔。如昨夜之力鬪。可以想見矣。防守同盟會。哥元帥恆不以爲意。連日由曼識特。里得。西歐。非特。伯明感。各大都市。占領諸將來電。報告國防同盟軍之勢力。日益膨脹。哥元帥恆一笑置之。以爲是不過一小會而已。何足以挽回大局。

昨日開軍中會議。哥元帥得見同盟軍檄文。於十時同時進攻。始自行表白所執意見之誤。幸我軍早有預備。不致生不名譽之結果。然我軍被追襲至狹路中。爲英兵所邀擊斃者。何可勝數。昨夜之戰於司脫郎屯。我軍大敗。而於脫郎嚇街。則得大勝仗。因是處早設防。將東西街人民之聯絡界斷也。

### 第三十一章 倫敦之虐殺

十月十二日午後六時

德立門報館

敵之倫敦占領軍。於前禮拜。已受非常之損害。今已在重圍中矣。今晨三時。哥元帥已將守備橋梁之兵撤退。南倫敦人知持久非計。數萬之軍。突然進擊。一見德人。即時鑿殺。喊殺之聲。震動天地。西英國、東英國、加拿大、印度、一切英殖民地人民。因救母國之危難。不期而集者。數達百萬。弗利得街。司脫耶屯街。都是殖民地兵。此次戰鬪。非常激烈。本館通信員訪事人。負傷者不少。戰死者有四人焉。

此數日中。可憐之生命。殆如朝露。彼此兩軍。幾若發狂。德軍隊秩序亦紊。知目前地位。非常危險。哥元帥在陸軍省本營指揮各軍。幾致束手無策。兩軍互相殺敵。民兵之憤。已達極點。雖經白第德卿之告誡。謂當善待其捕虜。市民因敵恆擊無防禦街道。殺戮老小。則不可無以報之。所以殘殺亦甚慘酷。

此時。忽喧傳德意志皇帝。微服至蘇加薄路。今已乘漁船過杜白而歸本國。帝深

悔政策之非計。蓋初僅知英國陸軍之弱點。而未知人民愛國心如何也。帝已有後命。傳於哥元帥。而總司令部與皇帝往來之無線電信。一時中必有數次云。今日午後。我騎兵隊於飛爾屯附近。攻敵一隊。欲捕獲之。敵人對抗。爲礮隊所擊。至無一生存者。我軍士被捕。置於恩必屯附近者。悉數放歸。市民咸謂最後之決戰。當在倫敦之北方。且揚言敵人之實力全盡。日後不過爲困獸之鬪而已。我等宜擊之使悉殲滅。勿致留餘孽。哥元帥亦知再戰無益。擬申前議講和。以哥元帥箇人意見論。伊實反對此礮擊倫敦之舉。持迫於皇帝之命令耳。伊初意本欲阻礙倫敦商業。使英人不得不出償金媾和。驟以礮擊倫敦。是促英人之憤激。而自陷於危險也。今日乃知其見解之不誤。制海權已被奪。歐塞克之根據地已被中斷。至不能通糧道。軍隊已處絕地。雖其國旗尙招展於陸軍部及各著名處。然英國國旗亦漸處處呈露。倫敦人呼萬歲之聲。震動天地。而斷肢殘體。狼藉遍地。血液之凝結成塊者。至莫辨其所出爲日耳曼人種歟。抑盎格魯撒遜歟。殺戮之慘。

至不堪寓目。雖世界戰爭。其終局必至如是。特旁觀目擊之者。其感情尤爲真摯。而身任其事者。若具特別之肺腸。或轉淡忘之。亦可異矣。南倫敦人。旣得正兵之援助。爲恢復陸軍部之計劃。進攻霍伊脫堡。哥元帥早斂兵固守。反客爲主。轉奮擊我之攻兵。使受損害而敗退也。

此時橋梁已可往來。公然開放。不緊要處之堡壘。已漸拆去。市民於礮擊倫敦。籠閉旬餘。已復其自由。但觸目荒涼。無復盛時景象。高門甲第。悉爲破屋頽垣。一片瓦礫堆中。殘餘之巨壙。煙熏火灼。痕繚亂若龍蛇。疑爲太古之繪畫。半截煙筒。孑然孤立。幾若墓門之華表。平和卽告成。而恢復舊時面目。以英國之富有。英國人之愛國心。或不後於普法戰後巴黎之當日耳。

今者英德人。實已對易數日前之位置。不僅攻守之異也。卽一二小兵隊。偶爲市民所見。亦無有倖免者。狹路相值。鎗刀並舉。彼此以生命相搏擊。伏屍遍地。雖敵亦死戰。而衆寡不敵。死亡至不可以數計。我等居主筆房中。新聞之投函。一刻積

至盈寸。檢閱之德人已失蹤影。我等執筆者。始栩栩有生氣。得暢其所欲言。哥元帥此時誠含媾和外別無良策矣。

泰姆士河北有婦女一隊。各攜多數炸彈。向居屋中搜尋。偶有藏匿之德兵。即將炸彈投入。所以房屋又到處焚燒。十二日之歷史。直德人以膏血成之。

白萊德卿於進攻倫敦時。乃以開克司脫陸城爲臨時司令部。而與哈飛利將軍互相通電。又派兵一隊。越可拉蘆塞至兌白里。進攻東倫敦。以包圍是處之敵兵。倫敦之戰勝。已可確信。本日午後。有火車自烏龍潭。開往伯明感。是爲倫敦兵亂後第一次開車。未幾又有開往希太跑路之火車。謂將前至約克。但倫敦之火車站。大半被燬。非再過二三禮拜。決不能開駛。南倫敦之商店。已有開肆貿易者。惜貨物極少。是等皆可爲信用恢復之證。食品亦漸有運至者。倫敦市會及救世軍。乃分濟下等社會。俾免饑餓。著名之慈善家。各盡箇人之力。分頭賑濟。市中秩序漸得恢復。而平日金錢奴隸之大富豪。不解慈善二字。爲何種界說者。乃亦慨然。

解其慳囊。爭捐款於代理倫敦市長所開之市救助會。捐款人姓名錄於今日發刊之報紙。竟至填滿七頁。亦可謂一時盛事。經濟界尙未活動。銀行依然閉鎖。由英軍在敵手奪下現金。派人嚴行看守。過日將分還各銀行。惟被敵人運歸本國者。則不復能索還。哥元帥戰時計畫。全成畫餅。所要求巨額之償金。僅供人談助而已。敵人擾亂倫敦。所喪失英人資財。實無可抵算。祇有英國船隊。在北海將敵艦隊悉數掃除。而使德國港灣荒廢。藉以報酬耳。

自敵人將報館檢閱人撤回後。我報之第一頁。始不將英文譯登敵軍之公示。德意志大驚。已展伸其爪。舍其可攫之倫敦。不久將冲天而起。飛逃歸大陸矣。

同日十時三十分

同上

本館得確報。哥元帥與白第德卿。準備會見。德國總司令軍部。已派軍使至我開克司脫陸城。請停戰二十四時。卽於此停戰時內。準備會見。且定會見之地。及時刻。哥元帥已通電各都市德軍。如曼識特、里得、伯明感、諾爾、桑坡、墩等處兵官。告

以交涉之內容。一概停戰。又請命於德意志皇帝。而得其允許。我白第德卿亦通電告布列斯多之政府。請問是否即與協議。至於回電內容。尙未得確信。此時尙未停戰。在此一時。當可得准否之確報矣。

同日深夜

同上

白第德卿已允許停戰。一切戰爭。已悉停止。倫敦人民。因脫敵人桎梏。不禁狂喜。本報所得私報。白第德卿於日內驟增數千之捕虜。而哥元帥之地位。實已絕對的無望矣。

哥元帥於三十分前。接見我土官於陸軍部。聞元帥已準備退出陸軍部。前數日海軍之行動。茲先報告大略。英國之主力艦隊。入北海。而潛行艇得奏大功。全艦隊於洛威外海大戰。尙未得詳報。所知者。制海權確已恢復。敵之旗艦。已被擊沉。最後英以七十一艘之艦隊。擊敵十七艘之艦隊。全數燬滅。敵約死傷至一萬九千餘人。

彼此賠款之問題。尚在未定。姑置之勿論。要之敵人所稱雄之海陸軍隊。則已悉被擊破。不復可諱飾矣。

### 第三十二章 戰局之結束

咳！到了此刻這一場悲壯淋漓的惡戰。總算歸結了。自從停戰以來。倫敦地方漸次的一換了。悲慘荒涼的面目。市上店鋪子也慢慢兒開得多了。各種食料品也漸漸豐富了。所有各物的價目也漸漸的廉賤了。大家知道。停戰就是講和的機會。那時全英國的都府村落。都舉行了祝勝會。以爲天心厭亂。從此可以重觀太平。把那黑內登各處地方。做了箇極大的俘虜留處。須要等和那德國的哥元帥講和談判完結以後。方始把他們放出。這時倫敦市上。便有事做了。人人各回復他的職守。銀行也已開市。貧民的困苦艱難。這一禮拜內。便略見輕減。自從德國人在倫敦大肆殺戮後。屍骸遍地。血流成河。這時便一一都給他埋葬。這埋葬的事也。算一樁大事業哩。也幸虧他們辦事迅速。不至於招出一種流行的疫病來。總算是此番災難。

中一件幸福的事呢。那幾天新聞紙上天天報告倫敦和柏林間的講和條約。不過人聽了總有些將信將疑。這時英國議會依然回到烏米尼德。開在脫凝克街內閣大臣逼到一箇總辭職。這就算對不起人民的一箇證據了。新內閣成立。那時國防同盟會的主唱辯郎德葛拉姆君占了要津。一直到了講和條約成立。

這一番戰爭的結果。在英國混沌沌的社會上。一時要細細考察他損失多少。可也狠不容易。不過就大勢觀之。英國此番卻受莫大的損失。經國裏頭講統計學的人約略布算。說是至少也在五億磅以上呢。這時商業界不肯犧牲資財。便要求政府克復和平。國中一班主持親德論的和那提倡非戰爭論的。便死命的鼓吹戰爭。勿繼續論。其實這一班議論家反對戰爭都得了資本家的好處。他們忘卻了因前番示弱敵人以致敵人侵入弄得家破人亡。這般田地。如今口中只說這一番戰爭要算資本家責任最重。實則所以如此昌言者。因為就此議和。還可保全些資本家的利益。可歎這一班提倡非戰爭論的天天在那裏鼓吹運動。到底兵凶戰危。誰也

不願享這太平日子。因此再要戰爭。第一件軍費就不容易募集了。軍費困難。戰爭的行動便大大的阻礙。政府裏雖是恨得牙癢癢地。卻也無可如何。

大凡一箇國和人家戰爭以後。國中的景象態度都要一變。英國以前和拿破崙戰爭後。雖然得了勝仗。却是國民精神及政府的方針全然一變。向來強固的貴族政府。忽然軟化起來。本來國民的中堅。是一般農民。到此漸漸失於柔弱。而都市中人。倒可以驟然增長權力。還有那班鼓吹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常常訓導國民道。你只顧着自己。別替人家效力。又道。今天不知明天事。何苦爲帝王出力。你想當那國步艱難之日。正要喚起他名譽義務的觀念。還來不及。怎禁得他這種提倡。而且這種學說。一入了人家腦子裏去。再也不能出來呢。

那時還有德國的七隻商船驅逐艦。在北大西洋遊弋。捕拿商船。他那裏頭有一隻名喚羅士坦尼雅。向來歸英國的克那達航業公司所有的。是一箇二十五節速力的大軍艦。這軍艦從一千九百零二年以來。英國政府每年給他十五萬磅的補助。

金到了開戰的前一年。忽然把這項補助金停給了。那箇克那達航業公司。驟然間失了這十五萬磅。那裏支持得起。便把這船出賣。德國商家一得信。立刻央人攬買。列位。你道。這停給補助金。是什麼理由。因為着國會議員的歲費。增加財源。甚窘。所以沒法兒。便在各種補助金上。着想不過也。爲節省經費起見。原來這克那達航業公司。有二隻二十五節速力的大船。還有一隻喚做墨耶他尼公司。裏擔不起這項費用。先把羅士坦尼雅賣去。便是墨耶他尼的費用也。很大。公司中因此大遭損失。不過這一隻船。無論怎麼樣。總要留備國家不時之用。後來英德開戰了。這墨耶他尼船改稱勃爾迦。奉海軍部命令。編入英國巡洋艦。又奉特別命令。去追襲羅士坦尼雅。可是我們這墨耶他尼艦。和敵人的羅士坦尼雅船。是一樣的速力。我追得他。他也追得我。這兩船在數禮拜以內。只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打旋兒。好似走馬燈一般。再瞧那敵人的行動。無非想截住我的咽喉。所以這些商船。驅逐艦。凡遇英國商船。有裝載食糧的。他便分外留意。一定把船擊沉。船已擊破。便把那些船員。分乘

敵艦。有時或停止中立國的船舶。逼着英國船員。移乘到中立國船上去。他所用的煤。起初靠着他們巡洋艦。捕獲幾箇英國運煤船。供給他的燃料。及至後來。用完了。便在中立國船上想法子。在公海中運載到口岸來。有時自己開放艦隊。一直闖進中立國的港灣。運載煤料。及至中立國政府知道。要和他抗議。辦交涉。他早一溜煙跑了。敵人見着。凡是裝載食糧品的船。便開砲轟擊。誰知這一下子。世界市場。食糧品的供給。便移動了。一大部分。到後來。這個結果。在經濟界上。生一個大大恐慌。不要說英國。便是世界的食糧也。驟然間漲了價了。同時到英國各口岸的船。大家都有戒心。只有這保險的保險。行生意最好。偶然捕獲了一二艘英國船。這保險費便漲了好幾倍。英國艦隊。自以爲把敵人的主力艦隊。全數摧滅。遂將巡洋艦撤退。却被他幾箇商船驅逐艦。在那裏耀武揚威。肆其劫掠。我們只留箇墨耶他尼艦在。這裏保護商船。可憐只有這一艘。還有些力量。別的都是速力不大。那裏能數保護着商船。只是德國人這般舉動。中立國的船舶。大家都惱起來了。當時德國政府。又

宣告棉花及糧食。不問他種類如何。都算他是箇戰時禁制品。各中立國大家都不服起來。和他政府辯論。那德國政府道。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俄羅斯不是把棉花和食糧品都歸入戰時禁制品裏頭嗎。當時各中立國對於俄羅斯並沒有極力反對。便如英國商務最盛的也承認俄國的這番舉動。在國際法上已經有箇例了。怎麼以前不反對。到了此刻。我們德國照例而行。便反對起來了呢。大家倒啞口無言。從此以後。便是中立國的船舶。要是裝載棉花和食糧品的。一到英國的港灣。便被捕獲。這船舶都引到阿非利加西岸的敵港去。這聖海藍那地方。自從一千九百零六年。英國政府把這要塞地方撤去兵備以來。全沒一些兒防禦之法。只輕輕幾箇敵兵。便占據了。敵人既占領了這箇地方。便多設砲門。做了箇德國商船驅逐艦隊最緊要的根據地。因爲這地方。天然是箇形勝。船舶一旦落於敵手。再也不能奪他回來。所以英國政府。在別方面雖然也得些勝着。要恢復這地方。却不容易。這箇要塞。常在敵人之手。一直到了前星期。從印度派來的小船隊。從激烈的炮聲中。纔擊

破這地方呢。

以前大家都提倡商船自己保衛之說。自從這一番海戰開了。知道這是空論。在實際上。是靠不住的。從九月中最危險的時候。別說英國商船的航海。全行杜絕。便是中立國的商船。也阻害不少。英國商船怕的。遇了敵艦。被他捕獲。所以一出了港。永不再回來。只在美利堅的大西洋岸。南阿美利加諸國地方往來。這幾箇地方。却都被英國的船舶塞滿。那時充英國的需用。只有幾箇速度很快的商船。不過此等商船。冒着封鎖犯的危險。對於這等危險。都要國家賠償他的損失。咧。德國政府原要教英國人困於餓鄉。所以他除了捕獲食糧船外。還用種種方法。使他國中覺得食料品的困難。最狠的手段。他在開戰之初。就派委員到美國及俄國去。精算兩國出口到英國去的小麥。共有多少。他命委員不論多少價錢。通統都賣了。下來說。非有特別至貴的價錢。不許出售。列位那米麥等類。是人家天天用的東西。驟然少了。這許多。那得不飛漲。那得不恐慌。德國這一着。非但現在足以制英國人的死命。便是

將來也趁此發一注大財。別國倒還好。只這堂堂大英帝國。靠着世界交通。從二十世紀以來。越加仰給食物於外國。到此地位。却是自陷於苦境了。幸虧加拿大政府。却不是守着英國自由貿易主義的。他們嚴拒德意志政府的計畫。有這一路救兵。若是把加拿大這各處的小麥都斷絕了。大英國民怕不要餓死一大半嗎。饒是這樣。因爲食糧品的缺乏。麵包和肉。天天漲價。百物騰貴。那些平民。足有數百萬。要預備這救卹金。那裏去預備呢。國中的工場。有的爲着戰事的危險。有的爲着秩序的紊亂。有的爲原料品難於進口。停工的。停工的。關門的。關門的。你想英國的勞動家。那一箇有積蓄的。他們是做一天喫一天。比不得一千七百年普法戰爭之際。法國的農業家。都還有些餘蓄。所以此番英國的貧民社會。除了依賴一班富豪的救濟。是沒有別法的了。還有一班住在英國的外國富豪。見英德一開了戰。連忙把他的資本收回來。向那瑞士意大利美利堅逃去。更有一班放資於外國的英國富豪。也是如此。把他行李及要緊的書信文件。收拾收拾。一溜煙早逃到中立國去。列位。這種行

爲自然要算他缺於愛國心了。但是你要去詰責他。他可也有話回答。他說政府裏不要利用了人民的愛國心。濫施權力。也不顧人民的真正利害。儘命的課以不當。不法的重稅。自從這戰爭一起。他們的所得稅。二磅裏要去掉三先零六本士。加以百物騰貴。生活費十分膨脹。這箇大英國實在住不得了。他們全體一致的都是如此說。一時間。無論都府。無論村落。都搬了箇空。只有那少數的忠實良民。還負擔着這箇重稅。英國的市町村。那裏擔得起這巨額的地方債。却是借債的。比了債主。還兇後來。弄到地方債的利息。付不出。前債并入後債。鬧了箇千年不還。萬年不賴的。王意這纔應了社會黨的一句預言。可不是理想變了事實了。那時國中雖然還有幾箇富豪。到底平民占了多數。這種結局。自然日陷於悲慘的地位了。那時爲着國中饑饉。以及財政困難。就起了箇處分德國捕虜問題。大家說。我們自己還養不活沒的。又弄這一班名譽的囚犯。白白的養他。終究是箇什麼法子。政府裏聽了這一番輿論。又本來也不能不講和了。便預備和德國人開談判。說是哥元帥想來也不

願蹂躪人道。一意的要做那兵連禍結的勾當。便是英國政府也不願意令這一班勇敢的德國俘虜。使他們永遠拘囚在這裏。受那離國離家的苦。并且接續戰爭。徒招不幸的災厄。苟其兩戰爭國消釋。宿嫌不提往事。大家以正當的名譽講和。自然克復平和。是世界的正理。這一番話出去。雖然光明正大。却是戰勝國決不如此說法。果然德國政府却冷冰冰的說道。俘虜不必論。既然被貴國捕獲了。合當受苦。况且我們都是忠勇的國民。早已公爾忘家。決不以離別家鄉爲恨。德國艦隊雖然全滅。然以我富裕的德意志帝國。財政充足。再造新艦隊。也不算什麼事。德國的陸軍。今尙占領和蘭及丁抹英國。若有陸軍。可以速來攻取英國。如要克復平和。須要準備着。割讓土地。償付賠款。那時德國的新聞紙。天天做那論說。說是此番最後之勝利。大家都知道英國其實受那戰爭的危害。究竟英國受得最烈。第一戰事却在英國的土地上。英國的商業全被破壞。英國的財政也就紊亂。英國領土廣大的部面。現在尙被德國人占領。况且在和蘭及丁抹海上所受的。危害損失。都要向着英國。

請。求。賠。償。英。國。的。艦。隊。雖。然。封。鎖。德。國。海。岸。但。是。這。箇。封。鎖。不。甚。得。力。加。着。德。國。的。內。政。非。常。整。頓。全。國。一。致。的。盡。瘁。於。國。事。英。國。却。財。政。困。難。秩。序。紊。亂。腐。敗。達。於。極。點。戰。鬪。力。却。全。然。沒。有。了。那。報。紙。天。天。這。樣。的。鼓。吹。一。味。誇。張。加。着。德。國。政。府。這。樣。傲。慢。的。態。度。不。過。要。威。嚇。英。國。的。政。府。離。散。英。國。的。人。心。其。實。德。國。政。府。也。是。色。厲。而。內。荏。後。來。的。戰。事。究。竟。也。吃。了。大。虧。只。是。當。時。諸。外。國。裏。面。又。惹。起。葛。藤。德。國。報。紙。的。力。量。在。英。國。却。着。實。奏。了。效。果。英。國。向。來。的。親。德。黨。便。極。力。主。張。現。在。克。復。平。和。不。能。不。犧。牲。些。利。益。但。得。人。民。免。此。戰。禍。便。也。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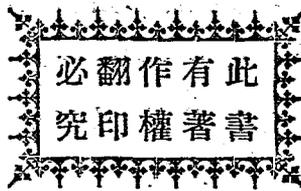
那時法蘭西政府在裏面居中調停。直至十一月一號。英德兩國的講和談判委員。又在巴黎會議。德國還執着以前頑強的態度。要求無厭。他說和蘭丁抹要爲德意志帝國所領。在英德戰爭的時候。土耳其趁着混亂的當兒。侵入埃及。如今埃及要爲土耳其所領。和蘭屬的印度。要歸入德意志帝國的版圖。可也奇怪。德國人愈要求。英國人唱平和論的聲音越高。英國政府裏對外對內。都有些不能抵抗的樣子。

那時和英國要好的幾箇同盟國。一面暗助英國。一面便出來反對。說德國這要求頗違公法。德國知道犯了衆怒。便把埃及與和蘭屬印度兩條條約撤回。於是兩交戰國。再開談判。仍基礎於十一月一號的現狀。締結講和條約。埃及同和蘭屬印度的問題。他日再付萬國會議判決。這一番戰爭。德國究竟得着和蘭丁抹二國。英國非但一無所得。并且喪失不少。不過破了這平均的權力。德意志帝國。未免漸漸膨大。諸外國積猜生嫌。反抗的熱度。一天高似一天。這就種了箇破壞世界平和的根。咧。埃及同和蘭屬印度兩問題。既付萬國會議。便不在本書範圍中。按下不題。且說一千九百十一年一月十三號。英德兩國的和平條約。彼此簽字。列位可知這時候的英國。雖然保全着國內的領土。然而內政已經紊亂不堪。非有大政治家。斷乎不能改革現狀。恢復舊觀。德國却在歐洲平白地得了二十一萬英方里的領土。擴張北海的制海權。從羅多爾但等處。直達隔海的英國對面地。他的戰費。從事實上計算起來。却差不多全部都由英國人負擔。

列位啊。英國歷史上有這一段悲痛的歷史。不能不有一句話忠告吾英國後來的國民。便是不。要。忘。了。今。日。國。民。所。吃。的。痛。苦。要。永。永。做。箇。記。念。只。是。在。二。十。世。紀。的。劈。頭。也。有。幾。次。大。戰。爭。了。如。英。脫。戰。爭。日。俄。戰。爭。可。也。不。能。算。件。小。事。都。是。政。府。不。經。意。國。政。紊。亂。的。吃。了。虧。生。出。這。危。險。來。可。憐。吾。英。國。國。民。熟。視。無。覩。有。人。提。倡。軍。事。教。育。的。政。府。便。不。以。爲。意。世。界。各。國。如。瑞。士。瑞。典。德。意。志。法。蘭。西。日。本。等。國。都。服。從。徵。兵。義。務。英。國。國。民。却。全。然。拒。絕。一。千。九。百。零。六。年。極。力。反。對。海。陸。軍。的。軍。備。減。縮。軍。費。其。實。這。剩。餘。下。的。軍。費。也。消。耗。於。無。用。之。地。倘。使。把。那。以。前。裁。減。時。所。犧。牲。的。軍。隊。要。塞。軍。艦。等。在。今。日。依。然。完。好。早。已。把。敵。兵。擊。退。也。何。至。於。弄。到。這。樣。一。敗。墮。地。僅。僅。每。年。省。了。二。三。百。萬。金。便。招。了。幾。十。億。的。損。害。喪。了。幾。千。人。的。生。命。贏。得。幾。百。萬。老。弱。男。女。饑。饉。困。苦。顛。沛。流。離。實。在。要。算。是。箇。歷。史。上。一。樁。恨。事。咧。可。知。道。現。在。還。是。強。權。時。代。社。會。黨。提。倡。什。麼。非。戰。備。論。究。竟。是。箇。空。想。於。實。際。上。全。然。不。合。不。要。被。他。瞞。過。了。只。可。恨。實。實。在。在。招。那。災。晦。來。應。該。擔。這。責。任。的。人。倒。免。了。反。

教。那。一。班。忠。實。的。英。國。海。陸。軍。人。首。當。其。衝。弄。得。肢。斷。肉。飛。妻。離。子。散。那。軍。參。議。會。和。軍。令。部。果。然。也。有。缺。點。但。是。這。缺。點。依。然。是。忘。却。海。陸。軍。事。的。國。民。不。注。意。的。緣。故。今。番。雖。然。得。最。後。之。勝。利。可。惜。已。經。遲。了。再。要。舉。大。軍。侵。入。敵。境。以。報。今。日。之。仇。可。也。不。是。句。容。易。的。話。只。好。忍。氣。吞。聲。結。了。這。平。和。條。約。不。過。悵。觸。前。事。不。由。人。不。臨。風。感。喟。微。微。雪。涕。罷。了。

己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再版



(英德戰爭未來記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伍分)

譯述者 東海覺 我

校補者 吳門天 笑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印刷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上海棋盤街元字九十九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分售處 各省支店

印度雜事 一冊定價四角

毛文激編

印度為世界文明之古國。其政治文學宗教哲學科學風俗技藝。均有特異之點。是書敘述頗詳。讀之可知印度文明之由來。文筆明暢。尤其餘事。

雷電誌異錄 一冊定價一角

是書採輯西洋物理學家之說。闡發雷電感應之理。是以破除迷信而增進智慧。

87  
20